

甲寅春三月下旬張定署



三垣筆記

子 393 號  
4 本



三垣筆記序



三垣筆記者何崇禎丁丑以司禮內召入京其明年戊

寅蒙懷宗端皇帝親策簡入刑垣又明年庚辰清以大

司寇不職屢續規之為所嗟遷外未及任丁內艱會司

寇以罪廢帝念清言壬午蒙恩賜環補吏垣癸未春間

閱淮濟入京轉本垣右已轉工垣左其秋奉命冊封淮

藩明年甲申春三月方脂車值北變隨復命金陵晉掌

垣斯則所歷三垣也云筆記者蓋自丁戌訖甲乙凡九

年舉清所聞見以筆之書非清所聞見不錄也所上諸

疏止錄其留中者其已報則亦弗悉錄也蓋內之記註



如抄多遺多諱外之傳記誌狀多諛多誤故欲借清所  
見聞誌十年來美惡賢否之真則又清所不敢不錄也  
然猶云目見與耳聞不無疑信之別故先舉清所灼見  
以筆之書其目聞記者猶云附述終致其慎焉而摠以  
數言括之則于已恩固不敢飾瑜即于已怨亦不敢益  
癡惟存其公且平者云爾清初讀蔡孝來尚論錄或曰  
此君子之言也然清不盡是其言<sup>其言</sup>之非間有之間有非  
則偏雜讀吳純所吾徵錄或曰此小人之言也然清不  
盡非其言其言之是間有之間有是則愈偏獨夏彛仲  
幸存錄出乃得是非正則以存公又存平斯貴于存耳

若清作是記與是錄相先後時殊事殊而惟無偏無黨  
以立言則不殊苟彛仲見此無乃首額是記亦如清首  
額是錄而又以存我心之同然為幸也興化李清自序



三垣筆記上

興化李清記

戊寅四月帝一日御門召行取推官知縣入對五人一班聽其自言或語冗碎不可了帝必云減省些或稱謂偶誤帝微笑問畢人給一卷御書試題貼于壁令各陳所見惟判題不同蓋亦倣唐人身言書判故事也帝于召對推知姓名单分別圈點卷入復留中六七日時位置已定忽送輔臣閱薛國觀孔貞運遂以意置前後旨下皆帝親定閣擬俱不允

冢宰田惟嘉諫將推知不應為臺省者先轉部曹諸人



欲疏辨而憚為首獲罪時詞林李士淳年老矣不告士  
淳首其名士淳惧具怒大閱帝以為首者必知名士也  
遂得詞林餘四人皆授御史任濬王章涂必泓清叔嗣  
京也

帝御試畢臺省科道皆屬欽定已親擇十八卷發部  
行時諸侍御以例往朝房謁輔臣孔貞運獨曰皇上所  
發十八卷其說多難行侍御郭景昌曰王道無近功安  
邊永遠之法莫過屯鹽貞運曰難其人景昌曰此屯由  
且難行則諸邊可聽其犯順而終不掃乎流寇可任其  
縱橫而終不剪乎貞運曰愈難其人景昌曰有人不能

識不能舉豈可以難之一字委棄此全在執政擇人用  
之貞運拂然無以對景昌遂疏糾之有揆席豈彼伴食  
素食之資等語貞運卒以此去

司農程國祥以國計不足暫借民間房租一年於是怨  
聲沸京城呼崇禎為重征猶海瑞疏內引民謠稱嘉靖  
為家淨謂家已俱淨也

司寇鄭三俊獲譴歸時清初入刑垣就問曰刑部何事  
最冤三俊慘然曰無過盜情若欲平反不過云秋后處  
決爾清愕然曰何謂三俊曰此皆從東廠緝獲司官不  
敢反堂官何繇反惟擇無贓無証情可矜疑者緩以秋



決或可泛容解網也相與嘆息久之三俊有清名初下獄時風埃暴起翳日無光行路莫不嗟吁

冢宰田惟嘉以考選不公為詞林楊士聰所糾惟嘉素通內監先得叅稿即具辨疏士聰復糾以叅疏未下辨疏先上之故奉旨回奏茫無以應執惟嘉僕四人送鎮撫司一時吏部重賄俱黃夜運入錦衣人有吏部囊空錦衣地重之誦

清初入刑垣聞厥後獲盜必加五毒令攀引富室罄括既飽然後呈厥上疏歷上詞法司多依樣招奏不數日便會官處決曾有一盜赴市太息云我賊也不曾做

如何誣我為盜一日清晤刑部一司官以平反勸恻然曰不敢清曰何也曰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無一介不取之吏若一翻厥招異日借題羅織官吏并命矣一時干和召災莫此為甚

帝寄耳目於錦衣衛稱為心膂大臣托採外事以聞金吾吳孟明緩於害人而急於得賄其子邦輔尤甚每緝獲州縣送禮單必故洩其名沿門索賂飽乃止東廠亦然嘗有某知縣送銀二十四兩求詞林胡守恒撰文時尚未受亦索千金方已一時士大夫皆重足而立刑部諸招屢奉旨嚴駁司寇劉之鳳惧司官呈稿槩蓄



縮不發司官間往叩署亦不見刑垣吳希哲進按季摘  
叅本蓋故套也發改票數四時帝意欲處之鳳輔臣方  
逢年不悟遂詰責去國

新建伯王守仁卒子正億嗣正億有嫡子承勳庶子承  
恩正億卒承勳嗣承勳嫡妻無出惟妾沙氏有三子長  
先進次先達季先道先道早殤無後先進生一子業昌  
先達生二子業弘業盛時並無異言也已先進子業昌  
又歿請于弟先達欲繼其長子業弘以待襲爵時先達  
妻章氏悍與伯嫂不睦厲聲曰何繼為阿伯既無子自  
應我夫襲爵絲夫及子爵安往先進怒且自傷改立今

司馬王業浩親弟業洵為嗣業洵者守仁父輩後也於  
是承勳室宇資財並承襲祭田數百頃皆為業洵所有  
也業洵與同類謀謂已非文成後例不應襲上者終是  
先達耳襲爵必索產乃群謗先達為乞養而另推承恩  
子名先通者嗣不過謂非其爵而爵則感出意外自有  
產不問耳由是先達與先通爭襲數十年不決及奉旨  
下撫按勘乃清司李寧波時也同紹李鄭瑜台李張化  
原會審時先達亡惟子業弘與先通對質清問曰何以  
前後兩子皆真而中子獨贗又何以無後之兩子皆真  
而有後之中子獨贗又何以沙氏既有子兼有孫乃預



知兩子一孫之或絕或殤而中抱一乞養先通無以應  
不過曰承勲曾具疏萬曆時指先達為贗今留中耳清  
曰留中疏有批乎先通曰宮禁邃密一字不漏今遍簡  
自見清曰若簡而有則業弘父贗爵合歸爾若簡而無  
則汝言誕爵合歸業弘於是先通業弘皆叩首承服然  
寔無後簡也訊畢化原舉首指天謂先通之承服天道  
乎瑜亦嘆曰業弘寔不贗但予司李是邦奈予鄉公祖  
何瑜廣東人時業浩方總督兩廣故也及清入刑垣事  
猶未決擬具疏稿以伸公道業弘不知托葉姓者至寓  
求清一言且謂襲爵後當割二歲俸為壽清作色曰若

如此不獨愧文成且上欺君父當立焚稿耳遲一月方  
上奉旨速覈時簡承勲留中疏不得然諸公侯皆為賄  
動遂群倡去疑存信之說以先通嗣業弘持疏入禁地  
舉刀抹頸且云以一疏有無定兩家真贗有原審官刑  
垣李清可問疏聞下獄擬罪竟不問清也先通襲爵四  
年京城破為闖賊所殺業弘反免  
中書陳龍正喜談理學屢疏條陳皆深當帝意最後西  
北墾荒一疏尤為寔務時持國計者皆以加派為長策  
龍正既疏陳其事復著議疏千言大畧謂金非財惟五  
穀為財興屯不足以生穀惟墾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



以墾荒惟永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可罷加  
派罷斯民生可安帝特下旨取龍正訖入覽為設總理  
司道專董其事而墾屯迄無定指竟寢

往例考選科道內用中行評博外用推知自部屬改授  
之例出於是六部各司官視升郎中如錮地獄視管煩  
差如坐縲絏惟日黃綠科道門為**考**選地或知府司道  
缺出吏部閣筆不敢升若升一賢能往則怨謗隨之惟  
闖冗乃行嘗見襄陽知府缺以一昏**庸**司官王承曾補  
到任未久城陷

往例考選科道多用甲科乙榜僅間見明經則絕迹矣

自一體考選之旨行於是一榜明經爭務催科正餉謀  
項悉歸考成其寔甲科初選半係腴壤間補瘠邑不久  
輒調若乙榜明經大約瘠邑多于腴壤以錢糧難完之  
地而人人思為科道求其必完此民所以多病也嘗過  
恩縣見乙榜令催比錢糧血流盈堦可嘆

帝初即位嚴于錢糧部議知府非完錢糧不得升司道  
推知非完錢糧不得考選于是松江知府方岳貢蘇州  
知府陳洪謐有住俸數十次降至八十餘級者若推知  
考成錢糧初不過京邊遼餉後又益以襍項時戶部堂  
司皆穷於磨對惟書吏為政若得賄便那前推後指未



完作已完不則已完亦未完也故一時書吏作奸為甚  
帝屢用人不效思用保舉初所用保者猶知名士以數  
竒困塲屋耳最後皆銅臭矣清入垣後人或以私相干  
清愧且忿與給諫解學尹立意不保然亦不被譴也  
帝以邊警召對群臣兵垣姚思孝面奏曰北兵雖南恐  
其分兵窺閔宜命提監高起潛回守而以禦敵重任專  
委提督盧象昇意亦微矣帝疑象昇難獨任不允  
墻子嶺之役提督盧象昇以兵二千至屯德勝門外入  
覲帝賜之銀幣慷慨以破敵自任出朝門閣部楊嗣昌  
邀于直房諷以和象昇毅然曰此來不能盡孝也須盡

忠嗣昌知其諷已怫然象昇躍馬去自此軍中所請多  
格

提督盧象昇故督宣大二鎮兵稍用命然亦有規避去  
者帝以地屢失責戰急輔臣劉宇亮閣部楊嗣昌均請  
督師帝乃命宇亮出削象昇尚書以侍郎提督象昇知  
忤嗣昌意必為所陷亦急欲立功自贖賈庄之役以卒  
六千逆敵勢不支提督兵虎大威勸其暫避圖再舉不可  
乃力戰死報至云象昇以紫衣雙刀奮馬出後不知所  
在忌者乘之以為偷生帝嚴詰死狀後得其尸面中二  
鏃身有三創及山東巡撫顏繼祖等以失机立決都諫



徐耀嘆曰若象昇不死必為肆市之肆矣

閣部楊嗣昌父鶴為三邊總督以失机逮緣嗣昌現任  
閩內監軍道薄戍鶴未幾復原秩帝之以大司馬起嗣  
昌也生其父故以奪情責報耳嗣昌以奪情代父報何  
辭但先不請纓後復入閣此其罪耳時詞林黃道周等  
皆以奪情罪嗣昌惟保舉監生沈壽民疏云嗣昌以居  
喪起用業一年矣漢儒開金革無避之說君子猶謂罪  
人令甲有墨衰從事之科或者止於武弁乃若遭時孔  
棘寇迫門庭君父摠屬大倫臣子勢難偏盡則有倉皇  
奉命慷慨誓師宗劉珙之六詔不起非所宜言周伯禽

十

之哭以征戎恐在當效下可報其先人上即酬其殊遇  
詎有支吾旦夕安枕京畿於以蠆天常而昧國憲若嗣  
昌者又疏論嗣昌并及摠督熊文燦撫張獻忠事云據  
其籌兵則似罄中外之精良無當於用而惟借群力於  
餘孽始克振暢天威披其告捷則似諸將士之俘斬未  
為有無而一恃降寇為先聲便已鋪陳殊績古人之剿  
不失撫者代有之而要其施為皆有序也耿弇大破張  
步於臨淄僵尸相屬步始窘促負斧鑕於軍門任其傳  
詣行在羅衆十餘萬歸鄉里馮異大破樊崇於崤底東  
走宜陽崇始棄兵甲如山肉袒獻所得璽綬時但待以



不死給田宅終其身古人先剿後撫成效章明誠以威  
不極則惠不深力不窮則心不帖耳而為文燦者憤然  
不知擒縱之有方妄徂海上之前規倏倖於再試為嗣  
昌者夷然不顧養癰之可慮復將未蓋之父愆仍襲為  
便圖遵此術以往雖遠寬三歲之限更累數年之民卒  
恐盪寇無期而漫欲告成於旦暮不亦誕哉給諫張兆  
先惧嗣昌怒託言字踰格不為上壽民復約其語上聞  
辭不達意遂留中

邊報至給諫陳啟新派守門啟新初以武舉建言得進  
時新安官生楊光先往見啟新責以不請纓而守門啟

新慙答以一死無益光先曰公以口舌得官既荷殊恩  
當圖報稱乃憚一死耶拂衣欲出啟新復揖之入室光  
先責以先不當受職又責以受職後國計民生兵馬錢  
糧四項絕不侃口直言而今日一疏色衣穿朝明日一  
疏御街騎馬豈未為官時天下便有許多可痛哭流涕  
處一為官後便人人遷善改過事一革故鼎新天下遂  
到無一事可言處又曰公一味真方假藥恕已責人尋  
人小疵搪塞了事異日皇上看破思予言晚矣啟新怒  
甚後如其言

帝曰輔臣楊嗣昌請免沒款議然猶欲隱其名會詞林



黃道周疏駁中寢及邊報帝撫膺嘆曰大事幾成為幾箇黃口書生所誤以致于此他日道周之逮肇此楊嗣昌在樞府羽書填積握管如宿構俄頃數帑人服其敏但以救少司馬郭鞏成為給諫姚思孝所糾遂結怨門戶未免先私仇而後公家之急及黃錄入閣一手握定凡兵部喪疏皆自上自標他閣臣無敢睥睨帝委任之專如此及誅五案失机諸臣嗣昌雖名革職猶眷倚如故

輔臣劉宗亮自請督師至中軍諸將皆不奉約束無如之何於是召諸將前設席拜之激使力戰然驕懦如故蓋搃兵不能令偏裨偏裨亦不能令士卒故也宗亮竟獲譴然請纓之首揆禡官而坐嘯之薛國觀反扼其吭而奪之席任事者所以灰心耳

山東巡撫顏繼祖未敗時都諫徐擢夢繼祖囚服階下慘然捉髀手曰奈何又夢吏持一卷前擢揭視觸目戈戟傷者死者纍纍紙上又揭數葉過旁有人謂擢曰若已免未幾繼祖果以失機誅後司馬楊嗣昌薦擢邊才及召對僅平口數語示不能狀蓋有惕於夢也

舊例六科有差者不守科宿科清巡視十庫念同垣中止同年袁愷一人清仍舊守科夜有內官捧紅匣至科



乃慶決失機督撫監鎮等官者以事係刑科云非本科  
官不授其寔六科除兵科外五科皆輪流入宿以防接  
本是晚應輪宿者戶科辜朝薦也內官覓刑科不得闕  
甚不得已命書手邀戶科至而朝薦又不入內官怒以  
清名報越數日奉旨李清為何不直科着自行回奏清  
商之愷曰公本不應守科但以予回奏若責予回奏  
直指戶科何疑清曰不然若公指朝薦必重慶惟清不  
應守科而守但據寔認罪或可以勤慎邀宥耳是晚草  
疏明晨即上愷與朝薦俱不知也蓋已置一官于度外  
矣越八日旨下竟得免究

帝慶決五案自督撫監鎮而下並縣令青衿共三十餘  
人即內官所捧紅匣也旨媿曰數十言皆帝御筆諸臣  
為封疆受過一死何碎然子弟奴僕俱奉旨逐出至委  
該不收數十日亦可傷也先是帝欲決經畧楊鎬巡撫  
王化貞等輔臣或言中宮將誕宜少寬帝曰祖宗封疆  
不能保何有于兒孫遂慶決自是督撫失机繫曰駢首  
矣

給諫張作楫為人朴訥入兵垣後止上三疏一訖罰二  
議慶作楫嘆曰不利如是且停封事耳及邊報奉旨條  
陳作楫疏有提兵十萬逗遛不前等語奉旨指名時寔



無提兵十萬者知不免處遂叅摠監高起潛縱兵殃民  
并及司馬楊嗣昌帝怒甚塗抹不絕至皇上二字亦加  
一大义人謂必廷杖及回話疏上止從重議處一時直  
聲動内外然初無意建言也

清為波寧波司李見庶常鄭鄴被叅下獄侍御王章為鄴  
令鄴同邑也語次間極薄鄴清曰宗伯孫慎行貴邑端  
人何獨善鄴章曰宗伯喜讀書左右教人無不飽鄴賄  
每宗伯閱其書必馳報越數日往謁凡宗伯帳中之秘  
鄴皆口誦如流宗伯曰大服不知其陰習也詞林黃道  
周與鄴同年亦偏信之清以問鄴同里之賢者咸曰道

周嘗寓鄴家渠皂帷瓦器事上同荆素每宴坐必入詢  
母教四或饒或藥皆躬親及道周與眷属行鄴又奉母  
親送煦上承顏黃太夫人咲謂道周曰爾事能如是乎  
舟發母先辭歸惟鄴不忍別云作數日送一日忽愀然  
撫胷曰吾心痛必家慈感疾曩恒如此須臾僮至果以  
母病告遂倉皇歸及處旨下猶神色不變徐整衣帽次  
第拜天與親方就市時監斬侍御盧世淮以他事東行  
馳騎台之往返幾二十餘里鄴縛市曹待者踰時慘矣  
考功靳光先性刻每奉旨議處各官皆深文巧詆無幸  
脫者時人謂吏部中有刑部及庶常鄭鄴責科道不言



一槩訖慶光先看詔有云皆為不鳴之寒蟬孰是指佞之屈軼於是各降級有差

清司李寧波庶常鄭鄴已下獄及奉旨慶決猶清署刑垣前一日事耳帝以諸科道不早言俱令回話以六垣人可盡言不專責刑垣也時五垣都諫升京鄉近皆憚以為首慶謂疏下刑垣宜刑垣為首清與同僚給諫袁愷計曰若吾二人堅辭是小胆也寧以獨奏自謝牛後之名無以首奏予人附驥之便遂不入五垣疏另為一疏皆奉旨訖慶時先任都諫宋之普係輔臣薛國觀年家子遂置守制奉差升任於不問止慶現任者清以署

篆降二級餘皆分別帶降某侍御以奉差先一日離京遂免訖又某侍御以服闋補官方三日遂降二級

清入刑垣見一切廷杖拿送并慶決必錦衣衛送駕帖至科俟僉押持去初謂故套及署印以赴廷推歸見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應杖官已解衣置地清問何待答曰非科僉駕帖則不得杖耳然後知此為封駁設也今僅作承行耶

清署篆後見一書吏把冊而前請冊印問何冊旁一書吏答曰此名史書蓋彙刑部諸招疏送翰林院為他日修寔錄地也取閱見中有去取目問把冊書吏此誰為



政其人瞪目張口不知所答旁一書吏曰若聾耳清不  
得已以口逼耳再三呼方點額曰小人為政日嘆曰彼  
何知誤收猶可誤遺奈何曰命此後抄送皆聽本官手  
酌未幾清以言謫恐又聾者為政矣

摠督熊文燦先撫閩寇鄭芝龍張獻忠猾賊也屢撫不  
就時少宗伯姚~~明~~恭係文燦兒女戚聞清叔侍御嗣京  
疏糾之怒曰獨不聞座師姻婭耶明恭湖廣人與司馬  
楊嗣昌同鄉兩人俱力主文燦說卒致決裂文燦駢首  
而明恭致政幸哉

清巡視十庫內官言往時駕往東西二宮暴行卷中自

田貴妃入內製蓬裘其上往來無阻無乃祖宗用意良  
深而後人未可遽變耶又於西宮建一臺置一小洞與  
帝同玩月非公事上殿則首不加笄每着衣必日更數  
色又帝所冠平天冠舊皆多用鴉青石而間以珠妃所  
用珠皆大如彈丸石少珠多光明炫目

田貴妃最被寵幸周后頗不能容一日妃疏列后過帝  
曰妃可無禮於后耶命罰處某宮半年其寔妃不能文  
帝故命為之以諷止后又量示罰處以存大體耳此亦  
十庫內官所言又云凡東西宮對帝皆稱女兒

帝自田貴妃入宮後凡衣鞋之類悉用南製貴妃母楊



州人歲製以進又宮中燈皆以金四周僅覈可通光貴妃命去其一蒙以夾紗帝甚悅命盡易之舊製靡存矣帝一日於宮中聞田貴妃竊撫琴問在家師誰貴妃以母授對次日即召其母入與妃對彈始釋然賜而遣之先朝后妃母無入宮者惟孝宗時張皇后有母金夫人時得入見蓋繼于周而數于田也

舊例兵垣非機密邊情不密封間有密封五垣亦得借觀自司馬楊嗣昌力主款訖恐別垣有言於是先鋤異已都諫姚思孝而以樞曹沈迅曾應遴前後改入兵垣自此科員如屬員一聽指麾矣或帝竟發兵部或發兵

垣轉發別垣無敢窺者時刑垣與兵垣近清謂諸公曰昔人謂耳属于垣今敵垣獨不許耳属耶諸公默然侍御張孫振巡按山西為巡撫吳姓所糾逮獄或言欲捉成恐姓嗔者清曰不然此事曲在孫振彼糾一介執之文宗已誤奈何牽及姓又欲指無干餉全入姓罪姓之糾以不得已應耳而况于殺安有君子以怨殺人且殺同鄉者是薄待姓也時給諫徐耀在坐以爭宋穎二公謚與清隙遂以清比孫振為言立言之難如此副總兵楊德政疏請府添設守備縣添設把總且請裁府之通判縣之主簿以其俸薪改給二官另募兵聽練



清謂國初止有衛所設官與軍今以積弛不可用也已  
添設流官民兵奈何又增此擾曰言德政所謂守備把  
總即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而所謂府州縣之兵亦即  
衛所之軍宜勅撫巡道集指揮以下及于應襲皆以比  
試比槍法擇其力扼虎射飲羽者以當守備把總等官  
至所謂兵則合軍與軍餘各簡弓馬優長者以補而務  
精不務多其官止給以通判主簿之柴薪其軍亦稍益  
以民壯之工食而祿與米銀仍資之衛所原額足矣若  
不此之務而增官增兵則可商有三若取官于武科既  
羅布未充欲搜官于白衣豈鑽營無竇則官之可商一

也欲聚兵於屯守而雞犬本靜既恐驚下鄉之蚕漁欲  
集兵于召募而風鶴忽傳豈盡效當閑之虎豹則兵之  
可商二也欲資餉于司農而三空四盡之餘既難點全  
之應欲派餉于閭閻而剝肉獻骨之下豈能為炊石之  
供則餉之可商三也夫創一事者計利必兼防害而慮  
遠乃可善近倘餉猶未裕而遽言募兵則已設之官可  
以復罷既聚之兵難以驟散存則駢指割則決瘤將奈  
何若俯鑒臣議勅部酌行則官即為將軍即為兵軍糧  
即為餉一舉而三善備矣疏上留中

清署篆時同官袁愷忽入預與清別驚問故愷袖出一



稿示曰已上及閱之言甚激其一言上不宜逆罷宗室以魚肉小民其二言上不宜濫開保舉以混濁仕路其三言上不宜贅設提監以掣諸督撫肘其四言上不宜戮辱大臣致罪輕罰重之刑部尚書劉之鳳身罹重辟中一段有云近上決意興河工同官夏尚綱切言之亦未重譴也諸臣皆不言何耶末云輔臣薛國觀是忠是佞更望明主詳察以聽自裁無令久妨賢路閱訖舉手賀曰直哉公一身不惜而况一官越數日竟留中或云帝是時已疑國觀故不度愷國觀聞而銜之每愷具一疏不曰殊屬沽名則曰何得市恩若帝一改票便加

降調耳閣臣休容之度一時乃爾

給諫袁愷每具疏皆孤行己意時臺省以年例為劣轉然非盡公道半鋤異已耳愷忽具疏云允科道升秩宜一內一外如舊制不得越次外遷啟排擠異已之路時雖奉旨未允然前輩及爪者皆為努目

帝於票臣擬票及刑部諸摺間不適意則或抹或又輔臣必絲淺之深刑部亦絲輕之重然帝意淵微原未可測乃附會者之過耳聞輔臣遇臺省諸疏微涉違鱗則以該部知道嘗試若一改票便從嚴時刑部諸司官蓄縮尤甚刻者加一等以防駁巧者留一等以待駁一駁



則重再駁則再重甚有假此勒賄動云上意不測者噫律例蕩然矣

帝於刑部諸招多駁每絲輕之重然時有絲重之輕者如某氏女已嫁夫亡出不歸復寓母家一奸棍心涎其艾懇伊母求娶母不允怒甚誘殺母并幼子時母現懷孕刑部擬殺一家三命律凌遲帝謂以孕作一命太重命改斬又刑部失陷封疆一案擬道臣李挺生王鳴喜辟帝命改戍又擬棄城知縣劉貫與逆賊知縣劉業嶠不時決帝命改棄城者為秋后其矜慎如此輔臣姚明恭致政一詞林作詩贈別內有免為太廟犧

句人哂其言及後輔臣薛國觀周延儒相繼賜死人始以其詩為讖

帝好文墨初讀史司禮監內**臣**多閱史後多延師習時藝兼務博綜司禮**禮**東筆六人名下又各有六人六部兩直十三省各有專司故閣部臺省訛舛靡不駁正者乃輔臣多假手年深中書淺學庸沅葫芦依樣一命改票摸揣周張故為帝所輕多無煖席

帝感念皇生批沒群臣請加皇后為皇太后時清導駕見帝御殿悽愴動容及奉上冊寶帝以手拭淚潜然不能止



都諫徐擢長驅多髯聲氣立盟也司馬楊嗣昌以邊才  
薦一日帝召擢與侍御楊繩武對殿前繩武吐言如流  
畫地成圖擢平口數言耳都諫姚思孝面尤之擢俟思  
孝退語清曰擢書生耳若令披甲鼓弓寔不能不能而  
弗自以為能此我之能也

給諫左懋第忠正士也言太夫人陳氏喜讀書尤好談  
節義清時上疏為開國靖難死諸忠請謚太夫人閱  
之輒擊節稱快其好尚如此懋第或得毋教居多  
都諫徐擢聲氣自矜然時有委蛇冢宰謝陞將起言官  
多阻之惟擢獨婉解得推或問之擢曰彼羽翼已成知

其必不能遏而故阻之此他日隱憂也不如浚而玉成  
猶昔人所云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耳

儀曹吳昌時為大行旁若無人舊例每遇考選必同鄉  
諸公為政其視給諫葛樞并皆藐如也及考選得禮部  
愠甚又思攬吏部一席樞言於太宰亟推大行**重**重上  
聞故三衙門皆不得

績溪縣民李世選自称韓國公李善長十世嫡孫捧有  
太祖御筆龍封封自云善長賜死後駙馬都尉李祺嫡子  
李盛慶貶績溪為民即臨安公主出也曰公主號泣上  
前故上賜之龍封。面書云勅賜皇親外孫李盛慶受



祖善長曰國事罰貶去守龍關二百十六春為民依數  
滿封我此旨到京見主開折復忠臣功爵護國永遠世  
世不忘李徐劉勲臣保障我為主收伐陳友諒天下俱  
服十大功劳秋毫無犯洪武二十三年出給李盛慶收  
**執**又封內勅諭末云勲臣李善長眾臣詐你偽坐胡惟  
容不曉自犯向後復查毫不干你事李善長保障開國  
十大功劳秋毫無犯忠臣與我股肱心腹你為國為民  
我不忍忘天誓我常怕你先年同劉基一時敗友諒十  
六萬大功今你男李棋外甥福緣已故止存三外甥李  
盛慶長孫貶罰二百十六春為民取復護國准旨到京

見主復韓國公收過家資錢糧數萬國用養老三萬還  
你開國勲臣勅賜皇親云云時帝辨驗龍封云長字二  
字臣字爵字相似餘不盡似又書胡惟庸為容書祺為  
棋且善長之死在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乙卯而此敕又  
云仲春月故輔臣皆以為疑適少宗伯錢謙益出都以  
所抄閣中奸党錄示給諫宋鳴梧且云善長之獄已有  
招妻妾與火者俱有招寔錄猶多諱安得有此故鳴梧  
疏詆其偽及下撫按查云盛慶以三歲貶與世選為善  
長後俱寔但龍封真偽不可知時給諫熊惟典先為績  
溪令語清云自下車以來便聞世選為善長後龍封相



傳已久士大夫及生民供知非新假者清時為刑垣疏  
請世選方得宥遂然已繫獄十年矣龍封真偽卒莫能  
辨惟司寇鄭三俊有批云若善長之功雖百世宥之可  
也此言為得

樞曹沈迅博學多才與同官張若麒皆以邑令考選觸  
詞林楊士聰怒士聰常語人曰某司李冷曹尚以同籍  
薄致慙勤吾同里同藉乃漠置耶其糾兩人以此迅尋  
改兵科司馬楊嗣昌意也獨若麒不得嗣昌胸中固有  
優劣耳觀兩人末節可見

往時詞林見前輩皆矩步倭躬每同赴宴非前輩帖邀  
則逡巡不敢至迨推知與選氣稍驚一日早朝某詞林  
以臂格編修吳偉業抑使下其前輩也又翰林院一送  
卷官以小事觸怒答三十此官泣訴前輩云無例簡討  
沈延嘉咲曰此某四府某大爺未可以庶常忽視也若  
答固宜

給諫姚思孝與孫晉皆氣高遇考選獨不與同官陳啟  
新高啟新怒故往者有考選預定之糾而江南考選知  
縣陸自嶽遂以訪單書公舉翰林四字坐謫外及姚孫  
去國都諫徐耀每事與高啟新始喜會江北銓部抉耀  
不敢坐名以閹置瓶中夾取得行人張一如思孝深病



病之其寔啟新在坐唯<sub>上</sub>而已雖預定亦不糾也  
方伯李光春破例推僉院御史中有昔為巡按曾疏薦  
光春而今作屬員者光春心歎每御史來謁俱往答非  
體也帝庶知不旬日罷

帝每于科道升京卿必詰是边才與否清在刑垣時見  
同官教人皆借边才二字鋪張教語遂蒙欵黜然京卿  
外遷巡撫者重則下獄輕亦帶降惟留內者不数年便  
至部堂如山東巡撫顏繼祖本舊科臣以失机誅又如  
江西巡撫解學龍亦舊科臣以錢糧帶降不遷者九載  
又如都諫徐耀力辭邊才不二年便以少卿轉僉都比

比皆然帝亦不能察也

璽丞戴澳居卿貪橫後以京卿陪推巡撫澳念先陪後  
正可翹足待耳非有以中帝所喜恐不點時帝懲貪最  
嚴遂疏陳貪吏害帝命指名具奏倉卒無以應再回再  
詰不得已遂叅及嘉興司李文德翼平遙邑令王凝命  
德翼素有文名而凝命則舊李福州以強項降補聞兩  
人单欵皆臨期丐取給諫沈迅不平疏駁之未幾下澳  
鎮撫司拷訊或曰儀曹吳昌時與德翼鄉同門頗有力  
然亦自取也

故侍御李應昇之舅蔡士順自號東林鄉人刊尚論錄



凡列聲氣二百餘人書賈携數十部至京時都諫徐耀見已有名恐為異已所搆遂以重價盡市之秘不出刊者固好事而市者亦小胆古有上書耻不與黨者獨何人也

帝命輔臣楊嗣昌督師討張獻忠親作詩餞之云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将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靜還期

**教**

養遂民生其屬望嗣昌若此初敗獻忠于馬腦山幾

獲已竄入蜀復襲破襄陽事遂大壞未幾嗣昌憤悒死或曰飲醜也

司馬陳新甲入都風塵四塞黃霧酸鼻見者以為不祥

### 後卒棄市

同丞孫三杰先為吏垣以連叅輔臣溫體仁謫輔今官時輔臣薛國觀日與東林構而都諫劉安行曾先任禮垣國觀都而安行左也國觀往閱卷曾駁舉人曹某卷數語將題叅安行以伊壻故力解於是三杰疏發其事謂安行以喙處則國觀當以受喙處耳帝見疏命取原卷進止下安行獄而以國觀先駁置不問未幾三杰以他事為同里所牽國觀亦挾忿屢駁竟薨卒于京

戊寅六月十一日東廠接出聖諭勅提督東廠王之心今年火星逆行度兩次為灾猛烈深可驚悼夫刑罰所以



誅不仁緝訪欲得真事苟或加之良善飾虛為寔大犯  
命官之戒必干天地之和近來人情姦者固多讐詐亦  
復不少今後凡有首報事件旂番止許拘人或求親審  
叮嚀刑官查質真者批寔叅奏証者即時開釋仍將首  
報之人反坐示戒不許徑自拿人私行拷打彼卑官小  
民以衙門為活計惟知嗜利少有良心是以有錢者放  
無錢者方**異**稟所以真者不勝其狼狽証者即使放去  
亦家財盡矣甚者張冠李戴增少為多或久禁暗刑或  
苦打屈服可惡情狀令人一見輒怒全憑爾心腹內臣  
以清嚴作標虛公為準固不可疎忽偏聽若事果偶誤

縱或上本仍應簡舉改正別衙門偶有平反亦虛公聽  
之奮例有平反原衙門無罪不必堅持人罪偏執已見  
到底護短遂非輕視人命非惟有負任使且損陰功亦  
不許因此担延滋曠溺戒之戒之特諭此密諭也不  
發抄

帝憂國用不足發萬曆中所儲遼參出外貿易時市其  
其中者上有微孔質堅而味永與他參迥別惟儀曹吳  
昌時所市最多皆取其上者聞此番貿易獲可數萬金  
少司空蔡國用以會推閣員不與心快及召對言曰  
近來黨比成風國家大事皆為數人把持耳聲色俱激



帝嘿然既退給諫馮元飈曰彼欲以此激上為點用地  
今上無言氣折矣越數日竟入閣  
廷尉范復粹與清比鄰不數日大拜清往謁見其中庭  
置案奉佛像晨昏跪拜而已時輔臣張四知與蔡國用  
皆庸清語銓曹申佳胤曰若輩縱不能益國或不至害  
人耳佳胤曰不然彼無識又無力聞所稟擬或駁則心  
手俱戰慄極力附會恐庸之害甚放恣也果也  
司馬傳宗龍初見帝諄以民窮財盡為言云餉不可  
加兵不必增帝初云卿言是時宗龍指天畫地言愈力  
帝始不悅語宗龍曰卿但當料理兵事耳既退語輔臣

曰宗龍所言皆言官唾餘何也自此兵部諸疏無一允  
者未幾下獄

刑垣葛樞曾具條陳疏有自禮樂工虞以及水旱盜賊  
邊兵之議增設汰京餉之額出額入遠而治亂興亡近  
而得失善敗無一非輔臣啟沃則無一非輔臣戕掌等  
語帝加大圈十九命輔臣票進遂以說得是擬樞見疏  
喜清曰公禍自此始矣未幾疏陳邊務批葛某不諳未  
幾疏救司寇劉之鳳知府周光夏又批葛某市恩再發  
改票遂降調一時輔臣以私怨處人若此  
司寇甄淑性刻及代劉之鳳為尚書愈兢每語司官



云但應擬杖者擬徒應擬徒者擬戍應擬戍者擬辟則上自不駁故一時諸司官無不深文者自安之道在人之死豈聖世所宜見耶

雲南二將張銓彭大道以失机先經撫臣擬戍及事下刑部司寇甄淑改辟俞之時事閑兵部司馬楊嗣昌仍擬戍亦俞之清心語曰此正可借題洗發使帝知法官深文如是又使天下知帝無意深文如是也故疏云此一事也而忽輕忽重非兵部縱則刑部苛臣為此一事言而寔不止為此一事言淑見疏怒欲是兵部則已為失入當引罪欲是已則兵部為失出亦當引罪時嗣昌

以部臣兼閣街遂不敢言而止恨清刺骨矣

司馬傅宗龍以復疏拂帝意下獄入門即索錢及行至天下之平一門錢盡監門者閉不使入宗龍徬徨門外俟續取錢至方入又原任少司馬謝啟光下獄為牢頭索詐不遂被擊數掌清時以久旱疏請寬刑且列二事於疏末有不知提牢官所司何事而致令獄吏之貴移於牢頭之橫并語時提牢官宋翼明輔臣薛國觀門生許璟輔臣姚明恭門生也不悅責清以不得暗有把持不過謂帝所惡者把持一改票即慶耳幸不改票遂蓄怒不已偶一日帝召司寇甄淑至語曰若司官賣法爾



部郎叅處淑承旨又曰若他官把持爾部亦叅處淑不  
對退時明叅係淑同鄉又挾恨後呼淑曰上命公叅  
把持者不承旨為何於是明叅主議于上兩提率官傳  
語于下此淑劾清一疏所由來也輔臣批云明係暗有  
把持姑着回將話來一二同志見旨嚴憂不測清草疏  
訖慨然曰吾不受賂又不徇情雖官非徐有功而言則  
其言欲回人于生而自陷于死無此天道也况又有聖  
明可恃耶旨下僅命議處吏部降二級始舊竟改再  
降一級調用輔臣意也

司寇甄淑疏下或勸清托人兩解清咲曰寧敗吾官耳

彼險且狠若以求解上聞吾氣節墮地矣又侍御郭景  
昌素惡淑出其數十單款授清欲清入告清曰我為諫  
官時即對天自誓止就事論事後不開人單款蓋恐諫  
官疏下必播之海內若以莫須有玷人名節無論公論  
難於自容獨不為他人之孝子慈孫地乎初誓固在豈  
以新怨改且有言不先而待淑操戈方言若聖明反詰  
將何辭對卒不上

清自入刑垣見廠衛暨刑部日事苛殺或帝間取數事  
及于寬政則錄置案頭入之疏內以廢揚當開導是歲  
元旦朝賀罷給諫戴明說曰若今歲冊封矣清曰不然



近擬寬刑數疏將次第奏恐未聳聖聽先觸時忌已不能待耳又給諫王文企以極陳催科之害被謫清往謁別且曰公以薄稅歛請予又將以省刑罰請徐之公先我繼耳果如言

清降調後同丞金光辰為清言往伊為侍御時每同官以言謫則共製錦帳不稱慰稱賀又詞林胡守恆語清云往給諫吳家周以劾輔臣溫體仁被謫時先聲之言者給諫孫晉也往謁蒼頭與主人皆努目視清聞而咲曰兩公言往事吾言近事近給諫葛樞被謫有謂渠大癡徒拋却好官者今予又謫矣彼固無帳相賀想當代

予努目耳夫公論鬱于上則清議明于下今兩者俱無世道憂也二公太息而退

清奉旨謫外門可設羅惟詞林劉理順後未識荆獨命騎顧清且袖扇贈有詩曰丰采追儀鳳好生矢拜颺中心如皎日世事付黃梁湖上峰巒遠天边露雨長宣公祠字下相對且飛觴時清謫補浙幕故也又語人曰吾讀彼數疏猶知送鱗耳理順甲戌狀元杞縣人為同袍二十八年所居止茅屋其子以庚午登賢書偶閑說一事遂持其子而返其物及中鼎元鄉人扁其門曰天送人願後殉闖賊難



周少傅永淳先巡按陝西劾巡撫李喬遣戍及清給諫命下對人言輒揣上首謁於宅以喬為清叔故也少司馬王道直晤清言司馬傅宗龍入獄為牢頭所詐清批以入告後以此疏為司寇甄淑反噬奉嚴旨回話道直又揣上托人言於清求回話疏無牽及未幾年道直搃憲而永淳冢宰乃知為大官者必須小胆

詞林黃道周上三疏一言司馬楊嗣昌不當奪情入閣一言搃督方一藻撫邊事一言不必又起復陳新甲為宣大搃督其言一藻與新甲兩疏俱在未枚卜之先五月間已繕完俾班後投會極門班後以道周方在枚卜

望其萬一或用則已即為中堂班後又知此疏一上必忤旨不用乃言會極門中貴索銀八兩道周無以應至枚卜既下班後絕望乃並投三疏故帝詰道周當用新甲時何不即言直待枚卜不用乃言明係挾私道周亦不能對

周丞金光辰與清別切齒曰司寇毒惡乃爾可計傾也清曰彼以計傾我上亦以計傾彼相當耳出爾反爾先賢格言曾見周興來俊臣輩終為牆下老乎行坐觀其敗不數月果為厥緝云受錢霖膺下詔獄當淑入獄時聞獄中紳民皆欲痛擊秋曹葉國華時提牢恐其致斃



乃以獄官房處之命諸囚無得近猶詬詈數日乃稍歇然受賄者笑其子也淑刻而不貪

凡六垣上陵帚必送同垣棗栗芋四種又冊封回必各送青布一疋猶有簡朴古風

凡按院出巡用精微批先送刑科僉押於直隸巡按監察御史其准此則用朱筆大直于批後又書候回還日繳五大字送中宮用印清曾顧同垣笑曰我輩下筆如此縱放若上入宮見時必怒笑一日果命中官至垣詰責回告以舊例取歷年所繳批進覽次日發出亦莫稽其故也大約科臣僉押疑代皇后為之也

萬曆間諸諫官以藩幕謫者抵任即歸以待~~御~~遷然初謁院道猶用手本冠以舊街而列今街于後院道皆辭不見徐乃往拜以素服通用主賓禮惟詞林項煜謫浙幕獨持書投帖仍大字院道反往拜給諫葛樞遂踵為故事獨清以為自尊固體非所以共君命也欲仍如前會丁內艱不行

內臣劉若愚先為給諫霍維華侍御楊維垣所糾提絞繫獄清於朝審時猶及見之獄中所著酌中志畧叙次大內規制井口而所紀客氏魏忠賢驕橫狀亦淋漓盡致其為史家必採無疑然以如此博洽宏才而迫於太



監李永貞喚召又知永貞必敗而不能見幾托病以去致自罹網羅可嘆後竟斃于獄

都諫姚思孝主持聲氣及以謫出國門送者傾都應接不暇不二月清亦以謫行送者寂然也止同郡給諫顧國寶徐擢一至飲數盃即行孤立無倚者喧寂迥異乃爾豈知他日同列名賜環而獨蒙欵點者乃清也

別駕朱術珣宗室也以欵召入京授戶部主政管草場乃具疏云以奉旨特旨親承召對之官一出門外便被戶部尚書拿去買草又給諫陳啟新冊封某藩賜之帶中途失乃具疏云各役言此中多狐善竊人物二疏同

日下觀者傳笑

清讀滇志載洪武間傅天錫歷官郡守以謫滇遂家滇者為穎公傅友德後名山藏史槩皆曰之及清給諫刑垣晤司馬傅宗龍問公信穎公後否宗龍但云上世傳聞如是耳曰憶學士楊慎傳內謂某方伯將聘修滇志而曰鄉士大夫有欲冒嗣友德以覲世爵者慎不可遂去其言良有指也宗龍即天錫玄孫其曾祖良弼嘉靖時給諫與慎同時欲冒嗣以覲世爵者必指此給諫王文企先以庶常散甫得報即丁艱婦及服闋補官首以民窮財盡言奉旨降調一生止一疏



已卯 月帝召對候考選諸推知于中左門命先將吏部所試奏疏大意各奏其槩韓城邑令左懋第所奏未詳已奏次員職名復命懋第再奏及諸臣各奏訖帝復出御題就試階下又命中使設冰水一甕于側內貼四筒少頃命中使移諸臣試棹東廊下以避日色其曲體若此後御定懋第為第一授戶科給事中懋第與御定之狀元劉理順俱以第一先後死難亦佳話也



三垣筆記



三垣筆記下

興化李清記



壬午五月帝從侍御張肯堂言錄謫降諸臣吏部以名  
聞者十八人帝命取諸臣去國原疏與輔臣面議或指  
及某上帝曰此喜事者止點四人復職清名與焉雖濟  
濟名賢寔不止此然蒙恩者再矣

清起補吏科不數日即聞邊警以言恩深重冒險而行  
至淮安方遇座主少司馬倪元璐及儀曹周鑣中丞方  
孔昭等議同行一日聞儀曹吳昌時改文選正郎元璐  
愀然曰恐非其福又聞給諫廖國遴揚枝起為侍御孫



鳳毛所糾相顧太息謂鳳毛不知何所憑藉輒排擠善類豈知有不然者

少司馬倪元璐寓淮有客獻議謂開登州某路以通漕運可省貼腳銀二百萬兩元璐以為奇於召對反之不一月即改戶部尚書帝意欲節此費耳後詢前後巡漕諸公云貼腳無幾客妄言也

河道總督黃希憲于濟寧坐間言首揆必敗清問故希憲云往在江南時見首揆弟正儀每得乃兄手書即遍示親知招搖納賄又云差役自長安來見首揆門如市上耳目廣終以此敗耳首揆者周延儒也

舊例吏部繇別部調者不過主政天啓時冢宰趙南星在部始調兵部員外鄒維璉于吏部時猶大閱若以禮部正郎調吏部文選司正郎則又自吳昌時始輔臣吳桂昌時密諷之曰聞文選司一官必起家久任後輩無先者公或以稽勲驗封帶管文選何如昌時正色曰上欲為天下得人故特簡一文選况目前吏部諸君皆予手援彼乃後輩也未幾竟敗

帝一日詔輔臣周延儒等曰往例巡按出巡皆微服訪民間近高牙大纛氣凌巡撫且衙門前後皆啟竇通賄每奉差竣富可敵國宜重懲以警時清叔嗣京巡按福



建興廷儒疎又輔臣吳姓同里至戚也銓曹吳昌時以  
姓督師有離心故藉口帝所指者嗣京欲重慶以媚延  
儒時冢宰鄭三俊訟轉年例亦堅不從也僉憲毛士龍  
之糾錄此

吳昌時既破格調銓曹思有以堅帝意且籍制臺省口  
春季例轉皆自已出吏垣都諫吳麟徵掌河南道御史  
和尪佳竟未與聞也科五道十幾兩倍舊額蓋曰帝疑  
臺省橫屢旨申飭且恐他日有指摘則以例轉挾忿為  
言耳時浙江同鄉諸公集議本省新吏部昌時麟徵尪  
佳皆往咸努目視惟侍御向北詬諄尤力幾飽以拳

銓曹吳昌時欲破格外轉科道謂輔臣吳姓曰惟此一  
着可為冢宰結知主上姓曰不然大臣以休容為度當  
保全言路子甫入破格而行之若此端一開後此不肖  
者驅逐言官必借冢宰為口寔恐忠良之士亦皆寒心  
昌時不從姓乃言之冢宰鄭三俊三俊然之後以昌時  
意堅僅留二人餘皆外轉然昌時計甚巧皆擇其平日  
者克之中情怯耳一時衆口交沸識者皆曰昌時之禍  
從此始矣

輔臣蔣德璟語操閩音不甚辨然博學其談古事則述  
二十一史如黃河瀉水至於叢殘小記無不畢憶其談



近事則十三陵之跡五府六部之故寔與九閔十二鎮  
兵馬錢穀新故之數無不手畫而口數也又嘗一日應  
閣中二十餘誥勅皆立就文極典核同事駭嘆  
舊例六垣例轉皆聽吏科都為政五科都唯上而已左  
右散以下皆不得聞自給諫廖國遴揚枝起竝入始雌  
黃先輩謂某堪某不堪及銓曹吳昌時越額例轉人疑  
有所授都諫吳麟徵語清曰皆廖楊所為時兩人已下  
獄清驚問故麟徵曰此皆伊素所雌黃指為不堪者耳  
都諫吳麟徵為清言銓曹吳昌時居里時凡公祖父母  
皆執贄稱門下士彼我冠博帶此方中便服延送至中

門止蓋以師道自居也有強項不執贄者即于上臺處  
媒孽故無不望風而靡

清為刑垣時見言路諸公以類過輔臣為愧至此番獨  
不然每過輔臣門馬扇重沓非某科而即某道周延儒  
喜軟美故多媚子吳姓尚聲氣間出偽士惟蔣德璟有  
才名喜掖後進知名士多附焉

清族兄沛輔臣吳姓甥也清賜環北行沛曰弟行矣何  
以益吾舅清曰但不為累沛曰何累清曰不肖者貪利  
則假同邑相公以招搖賢者好名則假同邑相公以標  
榜皆累也及抵京聞周吳二輔臣處人競挑激時給諫



韓如愈清同邑同籍也相見蹙眉曰吾輩一門人一同里兩姑難為婦若何清曰非公事不見亦非公服不見耳如愈首肯故二人遊二輔間獨免於評論

給諫韓如愈起家單門然為令庶及居言路亦孤立無附時江南北輔臣一座師一同里皆不暱也清登其堂見大書一對曰見地一分南北便是小人脚跟不着東西方為君子清為揭去曰予與公刻心可耳何必對也往例朝審時刑垣必具一疏不過故套耳時用法慘急清具疏云近見皇上批駁諸招或曰所擬未足蔽辜或曰還着確擬具奏夫謂所擬未足蔽辜是罪浮于法未

可輕出也謂確擬具奏是情未合律非必盡入也乃讞獄者不能仰體致確擬具奏與所擬未足蔽辜者一槩從輕之重誤矣時輔臣見此數語恐拂帝意止批該部知道帝以朝審大典欲申飭數語又發改票輔臣疑帝怒擬票末句云李某不必襲陳帝仍不允始改票云朝審矜慎勅諭已詳着與審各官虛公抵遵以成明允帝改朝審為二審又加勅諭為十年勅諭其精詳如此給諫曹良直龔鼎孳居言路相厚清偶一日往謁鼎孳門者固拒回指良直扇詰之遂入時鼎孳尚未櫛沐與良直同詰內室清曰言官難兩人問曰何難清曰言有



言之流弊如謫官杖獄皆言官本分惟以一疏故而或云指示或云附和推戴致君父疑而察案搆此流弊也又曰往予初入刑垣言事甚銳獨同鄉金光辰語予云天下好事不是一人做盡予初疑及以寬刑數疏奉嚴旨他無所念惟念老母在堂恐貽慈憂方嘆金公言不悞耳兩人知清諷彼不悞

司副熊開元故給諫也往日給諫周瑞豹作令時以錢糧未完先出已貲代納故得與考選已事發奉旨議處時首揆周延儒以瑞豹其門人力救之且言如瑞豹比者甚多故牽及開元亦坐謫至是欲求賜環又以非建

言不得心愈恨糾延儒一疏寔廷尉孫晉意授人疑晉欲吳姓為首揆故有此然疏中所指皆藥石也未幾晉出為宣大總督開元請對意在攻延儒故請屏人諸臣請退皆允之惟延儒等請退則諭止之故開元不能暢所欲言帝命開元具本蓋欲其直發延儒之過延儒心疑托銓曹吳昌時至開元寓故開元疏中所言半為昌時勒刪帝怒謂其陰陽兩可幾欲置之死全吾駱養性為延儒援用姓以序不應及獨謂不可一日帝召對言及各衙門弊竇多端姓言錦衣衛尤甚衛役冗濶宜加清重近有疏及者已擬旨兵部察奏如寔當賜處分延



儒亦言近日緹騎奉差逮人需嚇尤橫即途遠撫按拿  
解可也不必又遣緹騎帝然之養性不悅適開元及給  
諫姜珠廷杖旨下養性密語同鄉給諫廖國遴曰上密  
旨置兩人死予不奉詔國遴以告給諫曹良直良直即  
草疏入告謂上無此旨養性不宜謗君上有此旨養性  
不宜自誦疏上以為必勝然竟留中自此恨良直入骨  
帝一日忽召養性至以疏示之養性飾詞對遂解不知  
其所飾何辭也然帝亦遂無意殺開元矣已再訊開元  
遂盡舉諸臣私語以對大約皆指廷儒守不潔而昌時  
所言亦供入疏內疏上帝發閣使廷儒知之其意可知

矣此他日所以死也時牲勸廷儒宜自引咎而請釋言  
者廷儒不能從

廷尉孫晉先在言路以聲氣自雄然為人圓巧善于逆  
時及總督宣大清謁之城外見其身着雙鞞忸怩作書  
生面目聞慶江南江北兩輔間頗有趨忤故出之若之  
何以封疆為戲也至納言宋學顛所報邊才乃同里錢  
位坤位坤故南職方郎風流場中豈有折肱耶邊事安  
得不壞

冢宰鄭三俊以聲氣與儀曹周鑣密每入見非竟日不  
出揭陽令張明弼鑣母舅又師撫按交薦三俊獨欲慶



之曰吾有肚單又原任封丘令曹宗璠鑣婦兄先以銀陸兩餉邑紳秋曹邊之靖為厥緝禁銅具疏求雪父閣不發人皆謂鑣所為清不信曹張出鑣手書保札示清先諄引咎後云此後患難功名皆鑣躬任且有同邑諸公花押而廷尉吳履中列名焉時鑣為給諫韓如愈所糾恐兩人乘机出疏故也是耶非耶帝以遣警日迫與輔臣周延儒議南遷命無洩傳聞懿安皇后語周皇后云此延儒誤皇叔也宗廟陵寢居此遷安往且歷言延儒短周后以聞帝大怒遣宦者往詢懿安索傳語者懿安堅諱帝堅請懿安急欲自縊帝不

得已遣延儒代征蓋觀其後也一云全吾駱養性重賄周皇后父奎故后言于帝未知孰是

輔臣周延儒出征邀給諫方士亮後行與清皆及門也時賓客猥褻清目語士亮曰凡觀人當于其骨今日掃門他年下石非兩人也若非門生須不屢邀不往若門生亦不邀不往方可信耳軍中暇時幸及此其行時識者知帝意疑之必有朝行夕伺者及至軍中用摠兵劉澤清為中軍官諸大將及偏裨奔走如蠅猶居長安時內官皆密以聞帝始大疑

癸未正月二日大風晝晦次晨稍霽又三日午後傳各



殿脊煙起疑有火災諸輔臣出視見各殿及門脊上冉冉若炊烟而微淡久之乃息亦異云

癸未三月湖廣塘報李自成攻陷襄陽承天失守帝召對墮涕諭輔臣吳牲曰卿向歷岩疆可往湖廣督師以圖恢復牲請發勁兵假便宜以往帝命條奏來看牲疏言自成蹂踐兩河聚眾數十萬我兵怯弱未敢一矢加遺搃鎮左良玉退避漢陽不肯用命殺賊而乘亂肆掠臣此行必得精兵三萬與敢戰之將統之南征方可恢復承襄掃清陵園南京豐邑重地恐賊窺伺亦當兼顧而兩河則責秦督孫傳庭出師南北夾剿疏入不下姓

請面對帝御文昭閣召入諭以所需多兵難以猝集南京隔遠似不必退守牲奏良玉跋扈近閣部督師九檄徵兵一旅不發又河南搃督羸卒數千僅克輿送臣即憑藉國靈不過仍如閣部而良玉退踞江漢更有甚于河南若臣督領戰將自統精兵進可追剿勅寇退可駕馭驕帥若僅張空拳節制不行徒損威重耳南京沒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敢不兼顧非退守也時輔臣陳演言督師出則督撫之兵皆兵牲言臣之請兵正為督撫無兵耳使臣出而仰面強鎮束手待賊然後呼籲事機一失臣有不忍言者帝始怡然曰先生言是乃命下



兵部議司馬張國維請以摠兵唐通兵七千馬科兵二千京營兵一千應又言此項兵馬皆發往北必俟敵退方可調度帝曰姑俟敵退兵集啟行未晚也已演復具揭留通兵已得旨姓又揭請集所請集所調兵時帝命兵部另議征調寔無一兵遷延久之姓遂得罪初閣部楊嗣昌出視師九調良玉兵而九不至嗣昌竟以憂死摠督丁啟睿代之則往來依違為良玉調遣文書時人謂為左府幕客姓之所言不為無見但良玉素服姓威名聞其至傾心聽命且欲屈節以見乃剛至齟齬停待成命中格而國事隨之事乃閑天非獨姓之罪也

輔臣吳牲奉命剿寇久不行而首揆周延儒奉旨代征朝拜命夕出都司農倪元璐述輔臣蔣德璟語曰上欲吳公速行緩語相慰者試耳觀首揆疾趨可見清其以告牲曰無兵安往時都諫孫承澤亦力言宜速牲皆不以為然蓋曰姓屢奏請行以無兵為言帝曰徐之敵退則兵集獨卿往何益然帝意寔欲姓先往而以兵繼之也初牲奉命後督臣孫傳庭將出兵剿寇帝以語牲牲力言宜持重無信間諜以墮賊計帝不以為然則已微見其端矣牲又面奏帝欲䟽請蝨楚賊謂民久困兵火征必不能應且令仁聲先路則安民即剿寇勝着耳



帝允之及疏入留中

總兵白廣恩本流寇麾下兵數萬甚銳時督臣趙光柞為人粗率先未聞知廣恩密請帝召入京錫之宴用為武經畧時帝類誅諸大帥又故經畧袁崇煥亦以召誅廣恩先失机心疑擁兵不至以索餉為名盤桓真定城下輔臣吳牲欲帝嚴旨治罪而已為力救率剿寇自贖以密揭請廣恩甚感不數日帝命內臣二人齎銀二萬犒其軍且諭以溫旨廣恩意驕遂不為姓用秦督塘報左良玉兵駐武昌賊舡過漢陽為良玉兵追殺復退帝密遣中貴賚金幣往營諭之未幾楚按疏至

併無追殺有功情狀輔臣吳牲密具揭言良玉坐視承襲之陷退避湖南方懷疑惧而上復遣內臣往若追殺報虛疑惧愈甚乞暫停遣侯察寔命兵部差官始常賞責未晚也帝御批云左良玉退亦由地方官不為措給糧餉朕故加意激勸留此一技勁兵助先生徂征半臂耳中使已發不及停矣帝寬假良玉若此

輔臣吳牲語清曰我日請兵不集若先出國門恐當事者愈作秦越人視耳所請搃兵唐通兵又為輔臣陳演揭留云閉門不可無備不得已刻期辭朝行之前一日出勞從騎帝猶命內官賜銀牌給賞越一宿忽責其



逗留命輟行入閣或云金吾駱養性之媒孽也  
輔臣周延儒應對票擬机敏称帝意而賓客猥褻酬酢  
紛紜意志帝為椎察主也及北征歸帝猶錫之宴手玉  
色賜飲又失机督臣范志完趙光忭或戍或徒不由  
刑部閣擬皆從輕帝悉俞允不數日命九卿科道會議  
惟五府一单称其有功無過餘九卿科道議单皆褒貶  
相半獨都諫曾應遴被論註籍出一議单托同官持至  
議獨峻未之用及清鞏入垣見是日新下一疏乃應遴  
數日前所上也中二語云首輔之功何減韓范觀者失  
笑

往例科道疏互駁皆控御前無抄叅者抄叅則撫按及  
部疏也會給諫劉昌于數月前糾督臣趙光忭又云督  
臣范志完可用志完河南人與昌同鄉光忭江西人與  
都諫曾應遴同鄉也及疏下志完已決裂故不直昌疏  
者衆但應遴抄叅過耳昌怒疏劾應遴歷數其過中有  
云譬如倚門妖態送故迎新愛憎易心于轉盼譬如傳  
粉梨園扮男飾女黑白換形于須臾疏上留中  
都諫曾應遴與給諫韓如愈皆兵科或言散員不宜糾  
都諫如愈正色曰若都諫賢則敬之若都諫奸則糾之  
吾忝居言職敢恤登誼而欺明主哉遂疏糾有云應遴



先為楊嗣昌私人便辟庭中呶嚙閨側故繇兵部改兵  
科者嗣昌力也迨嗣昌既死則力攻嗣昌疏請剖棺戮  
尸夫嗣昌即有罪即應剖棺戮屍而豈應遘之搖尾生  
前反唇死後者所宜以怨報德哉其反栗一也嗣昌既  
殞則附薛國觀然誰為介紹而進之者國觀同鄉詞林  
衛胤文也迨國觀譴後又疏彈胤文為解免地時胤文  
微色發聲云彼手書尚在應遘始惶惧求解得冥無言  
其反栗二也國觀既斃則又附周延儒近於公座語人  
云我一生不負周老先生迨延儒奉旨看訖則又泛註  
藉中倉皇送單讀其訖凜然霜鉞矣及臣婦垣發抄則  
云首揆之功何減韓范又應遘疏也議單方出媚牘旋  
下詆延儒抑詆韓范耶其反栗三也昔呂布始反丁原  
再反董卓則為二反劉牢之初反王恭繼反司馬元顯  
終反桓玄則為三反二耶三耶且偶牢之而過布矣次  
日帝置紅匣中命一內官送閣擬票閣批有該部恭看  
等語竟留中

司馬楊嗣昌條奏機宜自一至數十絕不絕人笑其  
以口擊賊耳及主政魯應遘改兵科亦踵故智日具一  
疏帝一日召詰曰汝為兵科嚴戰守劾功罪約言不煩  
足矣日疏何贅也應遘慙而退



詞林魏藻德前科狀元也先上屯田禦敵等疏平口耳  
留中至是忽召對褒其前疏語畢云朕將大用藻德遂  
謝帝曰爾不聞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耶越數日大拜首  
揆周延儒奉旨者議  
給諫袁彭年先以司理轉儀曹因病乞歸及起補復疏  
求考選輔臣陳演嚴駁不行彭年又托儀曹周仲璉言  
於首揆周延儒再疏票允始授科至是乞差不下杜門  
養病及見會議首揆旨遂首糾延儒疏列多人而不敢  
及仲璉仲璉太息每指階前石語人曰此某蹠天指心  
誓不負政府慶也

首揆周延儒看訖甫數日僉事雷演祚回奏疏即到大  
僚則范景文等詞林則方拱乾等言官則朱徽沈胤培  
袁彭年等景文雖延儒同籍然甚疎每謁則辭不見拱  
乾新入都徽與胤培皆門生也疏中所劾帝親加塗抹  
若甚怒首揆者且召演祚見越數日方入對帝意若不  
屬者及見召拱乾與質拱乾辨析甚明且云臣不敢自  
謂賢即果大不肖欲為督臣范志完行賄而敵騎充斥  
安敢載數千金入都且志完乃延儒門生又有子為全  
吾賄豈藉外人續祚遂屈不數日命復任亦無優擢人  
謂輔臣陳演密問之也續祚初叅延儒召見揚口有驕



色以摠憲自居大書掌扇云不要錢不怕死武德道已  
命復任始氣沮

首揆周延儒既奉旨放猶疑給諫曹良直龔鼎孳有言  
託輔臣吳姓代解不數日良直糾疏忽上時姓尚未出  
都良直不時過送故人愈疑之姓語清云彼晉人以吾  
撫晉故云門生渠自為之我不知也疏下亦加塗抹與  
僉事雷縝祚前疏同然良直數日前又類過首揆若甚  
款殊不可測姓將出都語清曰幸召龔君弗言及首揆  
人將謂吾教之後鼎孳出疏糾劾胪列六十餘款又密  
疏一封力言輔臣王應熊為延儒私交疏上皆留中延

儒之逮與應熊他日之至而旋斥皆由此或云鼎孳諸  
款皆得之給諫廖國遴楊枝起往入幕時所記也姓行  
後輔臣黃景昉語清曰吳公必有後禍問故景昉曰每  
閣中見劾首揆疏必云是其發蹤恐浸入聖聰禍同連  
雞耳其意蓋指輔臣陳演也演素與姓不協故云

少宰沈惟炳居言路時以東林為魏璫削奪至是復與  
輔臣吳姓左時姓以督師集兵未行惟炳疏請之楚姓  
以事不先商相見時辭色其峻惟炳遂劾姓逗留及姓  
罷請清言此劾非得已曰爾時家報至云武昌失陷不  
惟闔家飄零亦闔城塗炭故憤痛交迫疏言吳公早行



必不至此耳時給諫陳泰來疏亦點綴數語劾姓者兩人而已姓督師給諫光時亨自請監軍以姓不行止後又乞慰安惠藩差時應以此差行者都諫沈胤培也胤培是歲應入春闈都諫曾應遴以胤培科資先已恐不行則已入闈無階陰唆給諫龔鼎孳止時亨行遂已時亨失身闖賊若輩誤之也

帝召對推知俱以圈點為高下侍御蔣拱宸初得圈自負必科然帝以巡方任重欲槩置御史會有覲科者謀之銓曹吳昌時昌時言于輔臣周延儒示意司馬張國於是薦候考知推十二人案視諸郡城守謂已有巡按

非科不可皆借題也拱宸以不得科有怨言昌時復嗾當路以拱宸監督臣趙光忭軍時督臣范志完盡調重兵堵所守口而光忭諸守口甚疎拱宸惧獲罪促光忭戰上輒大敗昌時又致書光忭勸以催戰罪拱宸光忭不從以書示拱宸合疏上聞謂往日以不戰挫今以戰小挫未可深罪也會昌平內官以大挫報帝怒時拱宸疑昌時嗾之故冒險發通內諸款昌時激之也昌時慣通內每閱票一旨必先知先是以衆論沸騰疏乞休擬票云吳昌時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旨未下昌時已宣言於人謂已得溫綸及與拱宸質御前拱宸幾屈惟所



糾昌時預聞旨一款帝取原票閱之果是拱宸劾疏帝  
日置案上親閱訖訖訖納袖不令內官見及旨下乃御票  
也往御票諸疏真草相半此獨楷書止一畫帶草耳御  
御黃耳鼻亦有糾疏在拱宸先獨不下  
銓曹吳昌時與金吾吳孟明密及賂養性以楚人繼盡  
革孟明諸厥後與昌時相通者昌時怒欲除養性以已  
心腹代適侍御金國昌疏糾養性所費幾及十萬方解  
或云皇親周奎力輔臣周延儒亦有易養性意故養性  
并怒焉

輔臣陳演銓曹吳昌時鄉試座主也周吳二輔臣罷昌  
時與給諫曹良直輩又百計圖演聞演親過昌時寓且  
慇懃且托人語曰俟入春闈訖即行然恨昌時入骨矣  
其得禍本此

帝御中左門召侍御蔣拱宸與銓曹吳昌時對質命錦  
衣衛脩刑具昌時初詆拱宸監軍時匿失机不奏帝詰  
之拱宸對多支飾命拿送朝房候旨又詰昌時通內各  
款昌時堅執不認帝命錦衣衛加刑足夾幾折不勝痛  
磔曰臣俱承認便是遂下之獄事訖帝復作色語曰  
兩輔臣負朕待周延儒厚乃納賄行私罔知國法又  
朕命吳姓督師百計延挨為推卸地延儒被糾姓何獨



無糾既而曰朕雖言知終無糾之者本宜一体逮治姑  
念國體所關着錦衣衛俱喚來候旨時帝携皇太子同  
出立久亦倦極馮地外蓋輔臣陳演孽姓于內金吾駱養  
性搆姓及延儒於然激成兩輔臣禍使群小藉為口寔  
者又給諫曹良直等為之耳

輔臣吳姓得罪被逮南京司馬史可法疏言姓賤秦撫  
晉素有重名日者奉命督師以調集兵馬耽延時日但  
姓拜命時即將布置情形移書于臣又慮鎮臣左良玉  
不為用即委良玉差官持檄慰勉之身雖依於闕下心  
已徧于行間至於慮將帥跋躓而力請多兵亦非得已

案督師楚撫原各有兵萬餘自良玉倡議勤王盡為收  
去江督袁繼咸屢次索取僅發三百餘名而楚撫王聚  
奎則求一名不得若輔臣視師兵力不厚豈不損兵威  
而辱國體乎臣於六月間晤姓淮上責以君恩未報相  
對歔歔一時偶誤其罪或可原向後自贖其效猶可責  
也疏奏留中

銓曹吳昌時先陷故輔薛國觀內閣中翰王陞彥以乙  
榜坐罪棄市至是人夢陞彥曰吾已訴上帝寃獲伸昌  
時不日禍及矣未幾難作

庶常鄭鄴銓曹吳昌時一附詞林黃道周一附冢宰鄭



三俊人欲擊鄒恐累黃公欲擊昌時恐累鄭公故帝獨  
斷誅兩人即孔子誅少正卯不是過也  
給諫黃雲師號雷岸侍御王燮號雷臣皆疏糾同丞賀  
王盛時人有二雷擊一賀之笑時辨疏先糾疏下云賀  
王盛已有旨了竟不知何旨越月餘雲師疏方下  
清為刑垣時見言路諸疏以四日下間改票亦六日下  
及此番入垣獨異或數月或半年一年尤可異者督撫  
或請兵餉或補官皆中格又邊警已退半載而諸告急  
疏猶續下傳者以為再至也  
督臣趙光忭猛率喜談兵以邊警赴召聞于某山下遇

敵諸將欲走惟光忭坐地不起以死自誓諸將迫之方  
歛兵稍避得免然卒與督臣范志完同誅人頗以為冤  
蓋帝曰總兵**白**廣恩一事愧且恨不尽曰失机也

司馬馮元**颺**與司農倪元璐同心剔重請兵則核餉請  
餉則核兵此兩部通笑法也後元**颺**以憂勞成疾帝遣  
中使往視賜米酒葺物名賜寔閭也尋以真病得放天  
津巡撫馮元**颺**耄言路諸公皆知不勝任然無敢糾得  
罪正人後闖勢漸迫不得已始代歸與元**颺**相繼卒元  
颺清挺元**颺**机敏介不如元也兩公居鄉甚善故皆以  
功名終



少司空陳必謙聲氣夙望也語清曰往東林初起皆仗楚人為先鋒今不與合翻與角若用其銳以反攻吾黨敗矣不數日周吳兩政府相繼敗時人皆謂金吾駱養性所為養性楚人

往給諫初入言路或糾劾或條陳卽卽抄不絕至左右給諫則漸楚音矣都諫尤甚大抵散員遷至都諫則視京卿為掌中物得失交戰故所言必少必平間奉旨條陳則又獨後官前而言後固愧也清賜環後轉右旋轉左一載得十疏時寫本者阻曰數矣曰何謂對曰散員以月諫左右都以季諫清笑曰我不願為李給諫

陳啟新以無賴濫竽首垣但諸公所劾贓款寔莫須有謂不如是不足以聳上聽耳然啟新非無欲而人不敢賄恐以為奇貨故也時奉旨下撫按察奏啟新已逝後過淮訪之總督史可法止笑云渠貧耳若可法以為虛則言官給諫姜埰等必獲罪若以為寔則所坐數千金誰償或云可法故縱之其妙用也

宮中有秘室又銅不啟帝特命啟之見篋內有元朝會圖一冊北人南人皆分行拜帝見之不悅此鈐曹吳昌時親得之內侍口者外傳啟畫三軸非也

司馬張縉彥初入都召對忽傳司空范景文接密封已



出對諸廷臣長吁言曰新大司馬經濟乃爾及詢之則  
縉彥奏周府全銀數百萬皆沉汴河欲選慎密司官作  
速打撈故也會國亡不果行

帝用人屢不效又思用侯伯曰畢竟是我家世官其最  
屬意者襄城伯李國禎與撫寧侯朱國弼誠意伯劉孔  
昭忻城伯趙之龍也國禎後殉難

帝即位後每勤召對人漸以口舌迎合如侍御黃澍其  
尤而最後無賴董心葵亦謬邀召對給諫辜朝薦疏云  
臣子任事決無不出於朴誠而能克濟時艱者然朴誠  
之人多得之老誠練達遠不具論邇來督撫中稱足任

者如盧象昇史可法亦祇寔心做事若與楊嗣昌張若  
麒等粉飾開辦必不能遠過絲是觀之在此不在彼况  
今日古口相高攻訐滋勝將恐諸臣精神不用以寔圖  
職業而用以揣摩筆端雖皇上召對時勤無所逃於電  
照然既察其才辨又當察其朴誠若徒以小才喋喋付  
之事樞滂焉嘗試追悔何及疏上留中

往例司禮監內官如外之翰林不繇他衙門進元年冬  
帝始親考中鄭之惠曹化淳皆升隨堂後又拔李端入  
司禮端京師人本子衿然入司禮後頗與外人交通後  
以賂遺事發自殺



國朝祭帝王陵寢元魏孝文帝應祭于洛陽之瀍西而國初禮官失稽誤祭于陝西之富平蓋其孫文帝都關中故陵在此非孝文陵也清言於禮垣沈胤培疏云魏有兩文帝名宏者蔚然令主名寶炬者政在宇文徒擁虛器按魏書馮后傳云孝文遷都洛陽自表瀍西以為山園之所今乃祀于富平是否無誤所當亟議改正疏奏留中

東林諸君子皆以文章氣節相高即間有假借猶存白日面目耳清初入垣猶然及環召後多改前轍而省中尤橫目具疏云臣觀古忠臣事君居安則不逢其所喜而遇警則必急其所憂今皇上宵衣旰食日歷咨警者非憂在邊與寇乎故臣為今日策門戶獨與諸臣異蓋諸臣所持在內則為剖忠別佞清議獨標之門戶而臣所爭在外則又為防危圖安仔肩共力之門戶也一日邊警今特暫息耳然再逞奈何若問北門之鎖鑰誰司則當以三協為門戶一日寇氣今猶盤踞耳尚揚帆柰何若問陪畿之扃鍵誰轄則當以兩淮為門戶臣謂國家兩門戶莫大於此而大小臣工所當急圖鞏固以寬我皇上焦勞者亦莫大於此者昔宋韓琦范仲淹皆經畧西邊而迨其續登揆席也雖二三宵小百計媒孽然



無能損其丘山之望而君子終勝小人終訕則真封疆  
於外正以持門戶於內也且今之門戶亦駸々亂苗矣  
蓋始猶正與邪角而今則邪與正混言夷行跖文章之  
外另有肺腸致涇渭不分可嘆也乃其最無賴者忽呶  
喔入幕忽叱咤反戈世道江河長此安底夫士君子行  
已當於炎處尋冷故非獨貪如嚴嵩專如張居正所宜  
果足即望塵三楊門終是趨炎有心耐冷無骨耳况下  
焉者乎故臣謂門戶之大敵極壘至此為烈而孰端孰  
邪將安從辨則請仍從封疆辨果閉門誦經聞敵骨戰  
必王欽若輩也是為真小人小人愛其身果飲博譁呼  
對敵色奮必寇準徒也是為真君子君子愛其國故謂  
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猶中主狐疑之見而惟以奉  
公之誠偽任事之虛寔定立品之端邪則諸君固不必  
以門戶自標皇上亦不必以門戶致疑直相與滌腸恊  
胆人人自赴於籌邊畫寇之場已爾絲是功不自我立  
可也朝廷苟有肩事之人此身即不必在朝廷絲是恩  
不自我尸可也怨家苟有利國之為此日即可用怨家  
封疆之門戶鞏而朝端之門戶合一道同風其在是乎  
疏上留中再疏云臣觀自古忠臣謀國時平則崇清議  
而勢急則幹寔功故臣近者有疏欲諸臣以籌邊籌寇



為先然非盡言提醒恐猶膜外視而玄黃水火之戰不  
向外敵而向中朝也夫自古君子與小人角無論已即  
以君子與君子角究竟何便宜之有是故宋雒蜀荆之  
幟標則君子分曹角而熙豐小人卒伺間起問曾去雒  
容蜀否問曾去蜀容荆否蓋至感生抱蔓而悲深狐兔  
始追悔向者同根之煎為失策也嗟其晚矣故以君子  
與小人角猶勝負半惟君子與君子角而以小人乘其  
敵則一蹶不振之道也且今之君子亦豈盡如雒蜀荆  
之徒咸卓然有以自標哉不過二三敗類貌君子而寔  
小人者此分門彼別群廟堂之心戰猛過鉅鹿於封疆

何利之有且不持此也遇君子則能為君子之言或理  
學或節義既欲襲美簧之百舌以鼓喙遇小人則能為  
小人之事或情面或賄賂又欲效獻媚之九尾以掃門  
比也謂是崇清議乎幹寔功乎諸臣何助競焉昔  
唐安祿山叛特起郭子儀為帥時李光弼素不相能入  
見請死子儀趨抱上堂而泣曰今豈懷私忿時耶執其  
手相持而拜故人知其能收功于百戰而不知其止收  
功于一着夫所謂一著者人和也今敵驕寇橫勢極倥  
惚而文與文相麀若身居暇豫其識出唐二武臣下矣  
臣聞鼎之為器獨舉則壯士折肋而合肩則懦夫增氣



通者餉匱矣兵懦而驕矣督撫或才不副任或用違其  
才矣若止以一人肩一事而不合衆人筹一事非策之  
長矣臣願自今以始上而閣部中而臺省部曹皆無作  
局外觀而以群力佐獨力之不及一若人人有戶兵二  
部責又有督撫責者然且使諸臣果群厲除敵之戈自  
息何也專於此則不分於彼也然則仗馬之不鳴乃為  
息乎蓋鷓鴣必搏尤望鸞鳳來儀若聒口鷓鴣快吾彈  
射亦蛇蝎螫人之肺腸耳此臣願為司言路者下一鍼  
砭也若夫是非淆于盈庭而聽之衆咻則愈惑端邪迷  
于築舍而裁之聖斷則立清臣尤望皇上簡發諸疏立

賜剖決是者俞之非者置之其有倒是非而混端邪者  
不妨叅之輿論決之獨斷量懲一二以警其餘此日囂  
風其少息乎疏上亦留中

帝每閱章疏必召皇太子同觀且語之曰凡閱科道疏  
須觀其立意或薦剡市恩或救解任德此立意處若鋪  
張題面媚口紙上者借耳無為所欺也

盱眙縣陳岐山僑寓常州見陳組綬年尚少貧而能文  
衣食之後組綬登第授樞曹曰兵部火藥局一武夫罷  
職去岐山子至京補之甫三日局失火組綬恐岐山  
子曰此失官乃與同年樞曹李青私計謂前武弁已去



職且失火罪輕可以其名代不意帝怒不測立命棄市  
是日青即見無頭人來索命數日死組綬為舍殮婦又  
見無首人來索命亦數日死岐山子復為舍殮訖亟婦  
至良鄉又見無首人來索命卒於邸

清賜環後疏凡十上而留中者七它疏皆然或疑帝倦  
勤非昔時比已見一上諭云為國者為君子為身者為  
小人即清國家有兩大門戶疏中語也始知帝於留中  
諸疏亦非不覽者

山東剿寇功目中璫濫叙為公論所訊山東總兵劉澤  
清上疏辭息廕輔臣吳牲擬旨允之語首揆周延儒曰

中璫昨叙功者上旋即處分澤清之廕尤濫不可不擬  
允辭也延儒默然旨下允辭矣澤清啣恨適澤清遣役  
行賄刺取兵垣章奏姓同邑~~練~~諫韓如愈署兵垣事疏  
糾之奉密旨提問諸役澤清慙惧持重幣至如愈呼使  
請讓返其賄甚恨且疑牲指授然如愈寔非聽人指授  
者後奉差督餉行至山東遇害中道一騎名楊國柱指  
麾加办云為主帥報仇澤清使之也初延儒罷給諫曹  
良直疏糾並及澤清行賄清與如愈閒坐曾曰澤清飛  
揚久非白簡所制若曰數疏激變言官必坐罪不則吾  
輩奉差往返道經齊地聶政荆軻之事可為也時不知



如愈有疏故云然竟驗如愈被害日即北都淪陷帝賓天之先一日也澤清又欲殺侍御蔣拱宸以不值免送瑄魏忠賢初得志時曹欽程以一主政糾四御史乃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張慎言也後人皆死鎮撫司僅慎言成清為刑垣時同多官朝審點及欽程名驚其猶生五彪中尚有二彪存不知帝何以不誅闖送陷京師欽程遂為漏網亦可嘆也

輔臣陳演新失帝意屢疏求去已得旨總督王永吉上疏劾之言其送料神京孤危急思全身遠害不忠不孝當誅且歷數其裁密撫撤保督諸罪狀演聞之不敢行

### 遂罹闖禍

清以冊封淮藩行甫出門數步節損忽折及闖送入都清繳節南畿節者君也折其亡也

清奉差至揚州遇輔臣周延儒舟欲入謁諸僕以緹騎同舟阻清曰此豈門生所為耶煊赫而疎之患難而親之何害及見聖怒不測為憂清勸其速行又曰今日彈劾之人半是昔日委蛇之人何也惟相對太息而已清奉差至姑蘓晤詞林徐汧曹吳昌時見女戚也語清曰吾知伊死久矣人皆欲市恩令人感伊獨欲示威令人畏如某亡敗官某亡罹辟皆非其所為輒宣言曰



忤我衆怨所萃禍能無及

清差竣返揚州適輔臣吳姓以遣戍歸與同郡進士鄭元勳侍御喬可聘往謁清先至首言銓曹吳昌時反衆狀謂近讀錦衣衛招見昌時口供云公稱侍郎蔣拱宸賢夫拱宸以糾昌時通內故忤內稱其賢者似與謀焉以此下石拱宸并下石公耳姓正色曰不然此駱養性以憾予故砌耳昌時豈至此語畢元勳至不知清先有言又言昌時媵阿狀云先得罪周輔委蛇蒲伏頓首不起姓又正色曰不然此嗔昌時者所砌耳昌時豈至此語畢可聘至又不知清與元勳有言復備言昌時貪橫

狀某處納賄若干某事納賄若干言尤力姓訝曰乃爾噫三至投抒矣

崇禎末有商人自山東載花豆渡淮及出賣如人首然耳目口鼻咸是又徽州民家牛生犢二首

甲申二月閩勢日熾薄真定巡撫徐標為叛兵縛去簡討汪偉作書寄同年給諫陸朗云闖賊襲拋真定去神京咫尺都門外一步不可行而奸細滿城米銀外解無半粟分文至者太倉銀庫不過千三百兩內府掃地不過四五十萬何以立國諸大小臣工無一人可支危亡者聖主日昃不遑焦勞無計今已調取吳三桂唐通



入援而邊警更烈。閤門危殆，真不知所底。弟命已付之  
大義如聖主，何如東宮？何此所以憤恨于平時，誤國之  
人終日言門戶而不顧朝廷之門戶，終日言聲氣而不  
問窮民之聲氣，積漸至今，尚何處伸其狂喙耶？南中賴  
史公祖稍定，昨廟議又要移動，弟正色言之曰：諸公并  
不要耶！年兄此時移孝為忠，久臥苫次，不妨挺身為士  
夫，百姓倡江南一路作何防守？賊得志于北，必長驅而  
南，其不為秦晉續幾希矣！賊之奸細想亦滿布南幾內  
地，可虞真定之失賊尚未到而內已縛摠督送出矣。賊  
之奸細有笑命者，有開店者，有作前程者，有投充將領

者，種種奇幻。地方官與地方士民共緝之，方可得其情  
狀。年兄與史公祖及各臺公祖商而密行，幸甚幸甚。今  
都門所恃吳唐二鎮兵馬得勝，則旦夕尚可恃。若有意  
外之變，則三四月間已不忍言。弟死不足惜，南中尚思  
萬全可也。嗣後每與親知遇，無不談朝事，泣下同與同  
門給諫吳甘來密訂同死，後如其言。

闖賊圍京城，詞林馬士奇與樞曹成德書云：吾輩舍一  
死無別法，吾不為其難，誰為其難者？而德亦復書云：人  
生慷慨，仗節易送，客就死難，吾輩為其難亦為其易乎？  
又云：弟老母舍妹爭欲先引決，弟止之，志在為其難。然



慮變起倉卒我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已妹  
先自盡德哭視其縊其妾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  
母張氏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妾皆沒亦自縊惟  
繼妻一妾一子留居江南金壇縣免越教載訛傳德  
未死旦暮將至二人內忿然曰若渠果至吾輩必死名  
死寔生雖生何顏其刑于若此

帝甫五歲生母皇太后早逝登極後以不及盡尊養為  
憾宮中瞻太后遺像必嗚咽泣下詢乳媪或云未肖益  
大痛隨遣中使偕画工詣新樂侯劉文炳第命瀛國太  
夫人口授之三易粉圖具鹵簿以進帝俯伏大明門迎

入安置奉先景神諸殿上食如平生輒痛哭拜伏不能  
起回進文炳祖瀛國公祖母瀛國太夫人封號後數推  
恩文炳父叔兄弟第宅瑩田祿米恩賚無筭當甲申三  
月初適瀛國壽八十帝益歡欵恩皇太后不置賜賚金  
幣有加帝之孝至矣

新樂侯劉文炳素與駙馬鞏永固善永固尚李選侍所  
生皇八妹者也甲申正月文炳偕永固召對中左門首  
請分封永定二王不果三月十八日中使捧詔諭文炳  
永固率健丁護駕而外城已陷文炳十九日投井永固  
已縱火焚公主柩自刎死當文炳與永固十八夜入見



時帝曰朕志決矣朕不能守社稷然能死社稷帝哭文  
炳求固與左右皆伏地哭失聲次日遂有煤山之變  
惠宗之亡有皇太后呂氏在上今亦有懿安皇后在上  
惠宗之亡有三皇弟今亦有三皇子惠宗之亡后馬氏  
殉今后周氏亦殉且廟號之上與謚贈之加自二帝二  
后以及東宮諸王暨前後殉國諸忠皆駢集弘光時若  
一案然尤可異也

福王在金陵先送內閣高弘圖之請上帝廟號曰思宗  
清請改屢擬皆駁最後少宗伯管紹寧疏言謚法廟號  
不妨互見如我朝有睿皇帝又有睿宗有仁祖又有仁

宗卜世無窮嘉名有限乃以敬宗與毅宗并請命用毅  
偶讀一閩紳集見稱帝為威宗已知又唐王在閩時所  
改按漢桓帝廟號威宗以無功德罷又北齊主高洋先  
謚文宣皇帝廟號顯祖其臣祖珽有夙憾上言文宣狂  
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遂改謚景烈廟號威  
宗珽敗逐後乃復舊前既與劉禪同謚後又與漢桓齊  
洋同廟號且為洋棄而不用之廟號宜乎古人有宰相  
須用讀書人之嘆也

帝廟號既改禮垣都諫羅志儒復以陵名請商之清  
曰既改新廟號當以故廟號名陵曰思陵志儒是之



三垣筆記



三垣筆記 附述上

興化李 清記



帝為信王時曾夢烏龍蟠殿柱又偶遊本宮花園口有二井相離甚遠帝戲汲于井得金魚一尾再汲一井復得一尾活潑光耀左右皆知其異秘不敢言

熹宗初即位帝猶在冲齡忽問曰這箇官見我可做得否熹宗曰我做幾年時當與汝做人以其言為識

熹宗大漸遂璫魏忠賢方柄事懿安皇后召帝入繼大統戒勿食宮中食帝浚戚畹周奎慶作麥餅袖而食之帝即位數日大璫王體乾魏忠賢侍問及立枷事體乾



奏曰非大奸巨惡法所不能治者弗用帝蹙然曰雖如此言亦太慘矣忠賢默然遂傳免  
帝初即位以內臣崔文昇用泄藥致光帝晏駕欲殺之忽內宮群譁置不可止帝問故曰崔官見好人理不應殺帝命免其死越數日徐訪內臣為首數人皆杖殺之  
帝聰明天縱初即位時視諸臣每有不足之意一日召對諸臣無一語當帝意帝曰此便是召對了麼  
帝每言欲法堯舜有以漢孝文相方者獨目為中主一日輔臣語及唐太宗帝曰太宗掃盪群桎朕愧無其才若閨門無序家法蕩法朕羞稱之矣

帝初即位侍御倪文煥以附送樞崔文秀削奪歸時同鄉中書喬可聘往謁文煥神色沮喪可聘曰他無論若楊左以忤璫罹禍君子也公糾之何故文煥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當我居言路時舉朝皆罵楊左小人我自糾小人耳如今看起元來是兩箇君子

清壬戌赴公車見朝中自司馬張鶴鳴及臺省部郎皆與經畧熊廷弼構且群推愚率之巡撫王化貞以抗廷弼而廷弼廣寧必失河西必危乞留臣言以券一疏尤為先見及事敗與化貞同辟人以為冤至遼東傳一書



為輔臣丁紹軾等進呈殺廷弼者清曾見此傳俚淺不  
根而指為廷弼撰授尤誣赴市時挺立不跪下必僅及  
頸半行刑者急以刀逆割之慘哉聞紹軾輿行長安道  
白日見廷弼踉蹌回寓腦裂死鶴鳴以阱廷弼卸罪生  
還後為流賊索賄倒懸城門身首碎裂亦天道也崇禎  
初輔臣韓爌疏請歸葬有不死于封疆而死于門戶等  
語公道始明

巡撫王化貞副使丘志充皆諸城人又皆癸丑進士一  
坐失陷封疆一坐行賄謀升同日棄市亦云恠矣  
侍御梁夢環先曾糾送璫魏忠賢及巡按山西忠賢欲

以查核錢糧致之法夢環惶急知忠賢憾戚畹張國紀  
以叅疏獻媚內有丹山之穴藍田之種可疑二語謂張  
后非國紀生將撼中宮也帝嗣位依子罵父律絞是年  
秋決帝業勾其名以墨輕未見諸囚皆決夢環旋入獄  
及復奏曰取原疏對名方見勾而未刑者夢環也倉皇  
取之獄抱上馬至西市行刑

冢宰王永光當送璫魏忠賢專權請以票擬還之政府  
可謂言人所難侍御吳甡以其為司馬時不駁魏良卿  
封爵糾之遂與聲氣大左及例轉科員與都諫陳良訓  
各有所主持不下良訓曰寧用晚生遂以大叅補之



帝以庚午元旦視朝先于除夕忽誤傳免朝帝是夜于  
宮中內宴已畢不寢竟升殿時惟輔臣溫體仁給諫馮  
元飈在或奏聖駕御殿例閉朝門諸臣不得入帝退坐  
命啟門復不至不得已還宮及諸臣聞駕出咸倉皇入  
帝復升殿儀部吏佩元旦表與儀郎交臂相呼而不相  
識及拜賀禮行遂取別省賀正旦表讀之中官命報名  
以辨至否時諸臣各~~競~~紙筆伏地呵凍書之出訊之則  
自官僚以至差役皆如醉如癡不辨天曙莫~~知~~何故也  
輔臣錢龍錫萬曆丁未會試時夢衣蟒玉有刀加頸上  
為一人奪去後在政府以督師袁崇煥誅搃兵毛文龍

謂龍錫知情下獄議死時帝震怒人皆危之龍錫獨坦  
然曰吾先夢在必不死刑戮已果減等出  
崇禎癸酉甲戌鳳陽出惡鳥數萬兒頭雞身鼠足人取  
供饌甚肥美但犯其骨立死乙亥上元遂有流寇慘殺  
之禍

萊州之役城守甚固督臣劉宇烈主撫遣司李屈宜揚  
往說之遂誑宜揚往城下請巡撫謝璉出受撫搃兵楊  
其堅止璉不之信亟率郡伯朱萬年開城出又故遙  
呼羅拜璉喜稍近之曰遣使請叱退左右有密言相告  
稍却兵衛而璉及萬年皆被執萬年誑之曰爾執我無



益可以精騎凌吾呼守城者出降乃以精騎五百押至  
城下萬年大呼揚云我已被擒無生理彼精騎五百盡  
在此可速發砲擊之吾與俱盡亦不枉此死耳揚猶不  
忍萬年復頓足大呼遂遇害楊隨發砲擊死過半勢始  
大摧

乙亥夏初鎮江民婦產一子頸戴二首與母俱斃又下  
游絲成團不知何兆

少宗伯錢謙益聲氣宿望虛譽隆赫時同鄉少宗伯周  
廷儒為帝眷注恐一列名林卜則必不用謙益而用廷  
儒廷儒耻不與名言之給諫瞿式耜式耜厲聲拒之適

宗伯溫體仁亦以故輔沈一貫門人為時望所擯每立  
朝無敢與言者且資俸久在謙益上亦目不與心恨于  
是體仁廷儒交遂合而謙益志高氣滿畧不介意始有  
召對錢千秋之事聞謙益等又欲攻去輔臣周道登故  
道登與體仁同籍亦從中主持當召對時體仁應答如  
流而謙益噤不能言帝命錦衣衛拿謙益下猶躊躇不  
處敢帝益怒故謙益卒不勝

郝景春官房縣令賊張獻忠始撫復叛來攻房城身自  
巡視有不用力者手刃之而景春亦懸錢立賞格曰擊  
中一賊賞錢一千甲者輒取去獻忠有一花馬甚愛出



則常騎亦為砲擊死其徒死者甚衆獻忠無知之何將  
退會指揮張三錫引賊入城上遂破降賊張大經百計  
說景春降不送呼其子鳴奎至謂之曰男子不幸至此  
惟一死耳又以手畫頸曰此豈甚痛耶乃與鳴奎及仆  
陳宜往見獻忠不屈獻忠指大經曰彼九省監軍道如  
何恭謹汝一知縣敢爾景春曰彼已降賊不值一錢吾  
豈效彼者乃殺一丞以懼之罵如故獻與大經怒命曳  
出猶罵大經不絕口遂見殺鳴奎撫父尸大呼曰死賊  
何不殺我遂與陳宜同遇害事聞贈太僕寺少卿  
輔臣鄭以偉喜讀書然票擬非長某疏內有何况二字

誤以為人名也票云何况着撫按提問帝駁改乃悟由  
是有館員須歷推知之諭又一日擬票縣筆不能下輔  
臣周延儒等哂之以偉嘆曰吾富于萬卷而窮于數行  
致而後生所藐遂決意掛冠然竟卒于京  
侍御吳姓以辛未按秦一以察吏安民稽覈功罪激厲  
將士討賊為務一切巡方舊套審錄拿訪等項俱停守  
令賢否即以城守堅完盜賊不犯境民獲安堵者為最  
故按秦二十閱月賊未過西安漢中一步  
總兵曹承詔與總督洪承疇不協直指吳姓曾問文詔  
曰制府素稱得將士心而不能將將軍何也文詔曰制



府為人煦也小人御士以詐無雄畧雄英斷可遇小敵不  
可遇大敵文詔送征數年頗有功而幕下將吏不聞薦  
錄一人此騏驥困于鹽車仰天長鳴者也姓為疏題部  
下有功者請部加銜文詔甚感之故後撫晉時大得其  
用

庶常鄭鄴入京以輔臣溫體仁異調恐阻已入館逢人  
肆詬謂吾必糾體仁然持以恐赫為脅制耳寔無意糾  
也體仁知之遂為先發制人計而茂倫詞臣之疏出  
給諫房之麒父楠輔臣溫體仁本房門生也之麒以國  
博改給諫寔體仁力已復糾體仁欲自附聲氣噫寧吾

為逢蒙自負其師耳

給諫宋學顥以聲氣自雄太宰田維嘉與牴牾一日學  
顥以書干選即維嘉得之遂例轉時學顥方揚也謁客  
忽朝兵喧擁馬首曰高升矣學顥也不平維嘉揚言  
將封私書入告遂悒也出都

戚畹田弘遇所為不法人爭鼓訟御史臺以法繩之貴  
妃脫簪求解帝怒曰祖宗法不可私擯居別宮久之周  
后召至看花乃承恩如故

帝鄭重太宰之選召內閣五府九卿科道等官命各舉  
所知時少宰張捷云諸臣黨同伐異一切把持臣所舉



皆所不喜吏垣都諫盧兆龍曰科道例不薦舉惟舉有不當方行糾叅帝然其言命吏部先舉提回舉唐世濟呂純如二人于是諸臣皆各有所舉。畢帝問世濟何如人輔臣溫體仁錢士升王應熊皆極譽之帝曰呂純如係送案不可開端于是兆龍始首糾之而給諫姜應甲孫晉言尤力已侍御張三謨金光辰等繼之惟掌河南道侍御羅元賓不言提再言純如才若用之不效願與同罪帝曰既挂送案不用也罷初召對諸臣傳聞閣部同心且有大力者為之內援純如之用帝意已決故皆蓄縮不敢言賴帝片語而定諸臣方敢繼其後云純

如無頌疏送案指為有頌實誤也

帝以山西大同宣府等處失機罷督撫罪之命會推代者少宰張捷出諸袖中曰山西巡撫已有人矣衆問之以侍御吳牲對衆為不平爭論久之捷竟以姓名列疏上召對問何以撫山西牲對曰禦敵當禦之邊外若大同宣府不能遏其入口山西豈遽能驅之出口乎然此犯邊尚一二年後猶可預為修脩今流賊遍滿內地都縣為墟黃巾赤眉寧減于邊患此國家腹心之病。在元氣不可不速行扑滅山西逼近京畿關係尤大兼陳殲渠散黨防河用將申嚴紀律等事帝傾聽久之是晚



命下

給諫孫承澤入垣諸疏中立無所依附當事者欲以年  
例處目疏糾少司寇蔡奕琛乃得免自此以聲氣推  
帝篤好文學厲精求治嘗曰講席咨問春秋傳義左右  
陳說無稱旨者或以詞林文震孟答特賜燕對震孟援  
引侃々帝嘉悅之

給諫吳麟徵生平不受意旨言事與詞林文震孟最密  
一日震孟入謁出其懷中劾潤州張某奏藁風麟徵上  
之麟徵謝曰非時政所亟也震孟鞅々去已而心敬麟  
徵

詞林文震孟一日入講見帝方加足於膝遇講中有云  
為人上者可不敬哉震孟重言之帝為竦然及入閣頗  
疎脫曾票擬某本不決密走僕持疏送給諫姚思孝代  
擬時思孝與溫體仁相左大驚曰若洩禍立至矣謝遣  
之此思孝親為清言者

少宗伯蔣德璟留心國計將各邊餉冊細加剔厘計祖  
制九邊及前後增設東西二恊昌通津登保五處共十  
六鎮一切新舊練三餉兵馬及屯鹽民運漕糧馬價各  
項原額現額苦心編纂而諸形勢要害及諸番部落今  
昔疏義有可采者亦附見焉合為摠冊分為各鎮名曰



備邊御覽冊先進摠冊次進備邊賞冊一本三進薊密  
山永一本薊永三衛考一本昌平鎮一本守邊吃賞各  
部一本又將各邊十六鎮新舊兵馬屯鹽民運京運漕  
糧三餉本折及兵馬價各項括其大綱以便稽核名曰  
御覽簡明冊一本又進九邊六鎮兵餉摠冊二本御覽  
簡明冊二本薊鎮兵餉原額二本新設中協薊州鎮一  
本東協山永一本西協密云鎮一本大寧三衛考一本  
附戚繼光口外山川圖大寧哨撥歷朝經歷及朶顏福  
餘泰寧枝派恢復大寧諸疏設昌平鎮二本附諸  
陵形勢歷朝謁陵事宜新設通州鎮一本新設天津等

才

各鎮漕河水利又附膠萊河養魚池考海運考毛文龍  
至黃蜚始末考新設關外寧遠鎮二本山西鎮一本宣  
府鎮一本大同鎮一本守邊賞冊考二本附隆慶以來  
順義款貢始末陝西固原延綏甘肅寧夏等各鎮及套  
河考大同叛兵考寘鐫考元昊考哈密諸番考不下數  
十餘本當進冊時已入閣矣  
文震孟入閣時溫體仁久居首席每票擬必商之震孟  
有改必從震孟密語諸同志曰溫公虛懷乃爾何云奸  
輔臣何吾騶曰是人伏機甚深何可信震孟不聽越十  
餘日體仁窺其疎脫凡震孟票擬竟發改震孟堅不從



徑抹不用震孟怒拍案大呼以諸疏擲體仁前體仁亦  
不顧未幾都諫許譽卿被冢宰謝陞糾擬旨為民震孟  
力爭之不得曰科道為民天下美事體仁持其語奏遂  
罷震孟每語諸同志曰諸君子見予當國放胆作事無  
復前者兢業遂為奸輔所窺乘机相中耳先是輔臣周  
廷儒被糾將去國體仁與冢宰閔洪學深談歷指某疏  
比某疏尤甚笑聲徹外後浪催前浪其相嫉自然也  
侍御許自表糾輔臣溫體仁疏詞林項煜所授也煜以  
自表由明經拔必帝所注意雖糾必不處竟以此鐫級  
調用體仁長于心計凡閣中票擬每遇刑名錢穀名姓

之煩多頭緒之棼錯皆相顧攢眉獨體仁一覽便了遂  
不以舛駁改故諸輔亦服其敏練然存心過刻伏機甚  
深又不貴送鱗其大病也

給諫張焜芳糾同少史塗單欵揚州同袍鄭元勳所授  
也塗巡鹽狼藉多在揚郡故元勳知之甚詳然塗繫獄  
後母死不得歸號泣不輟頗有憐之者  
巡撫吳姓在晉語諸將曰予在行間久知兵事好還賊  
焚掠害民即殺之千萬有功無罪若無辜脅送即殺一  
二亦有罪無功且我縱軍士濫殺上天或假手賊以致  
喪敗往上有之諸將惻然姓乃制白旂二面每出陣脅



沒老幼婦女降者踰伏旂下一散其餘黨得直前殺賊  
一全活無辜使有更生之望  
河南流賊張甚謀欲渡晉撫軍吳姓請旨移駐河上督  
兵防禦往時撫院移鎮皆遠坐郡縣將吏道遙河上姓  
駐禹廟坐臥廊廡與龍門對開牕則韓城諸山村聚然  
在目分列軍士於河邊倚山為壘多置火炮無事鑿冰  
有警則伏銳以待臘月望後賊掠韓城諸山村火照壁  
壘間未幾逼河爭道相持旬日天時交發賊不敢近  
除夜姓與中軍曰年節恐軍士酣飲離次為賊所窺此  
數日夜更宜嚴惕賊果是夜呼噪至我軍寂然度相逼

則發炮擊之傷者甚衆至明乃止次日賊遍滿山谷終  
不得渡以丙子正月初三日漸徙而南復入豫矣姓不  
解帶者半月

巡撫吳姓馳至代州募一肩輿携門厨二人詣雁門一  
帶邊堡閱沒前出入處各堡廢弛無一勁卒壯馬可禦  
敵者邊牆尚不及環堵土垣器仗朽敝僅火器存焉將  
吏僉云自萬曆初年不復整理至今六七十年矣姓乃  
繪圖列所應修應增堡墩台牆堦上聞而督各郡縣丁  
壯委庶能官督其事察往日常修各弁侵冒狀嚴懲之  
立限完工半年而邊隘可守



山西饑荒巡撫吳姓疏聞中使賫金至語姓曰上覽公  
疏諭各宮曰山西飢荒人相食撫臣疏到矣各捐所有  
往賑之一日遂得三萬即刻差遣上留心民瘼如此姓  
不覺泣下即約巡按同中使馳赴平陽察賑已畢大雨  
是秋熟

乙亥戶部議稅間架雖比唐法稍輕而擾民賈怨則均  
巡撫吳姓具疏授陸贄諫唐德宗事內云陛下投珠抵  
璧上希堯舜當事者固不當以德宗敵政進而諸臣中  
無一陸贄臣深以為耻願槩賜停止非獨為三晉災民  
請命已也不報

乙亥文宗袁繼成官山西以名教為己任操履矚然課  
士公明巡撫吳姓曰明旨有提學官三年清公有望者  
間擢五品京堂以示優異乃薦繼成又與直指張孫振  
會藁不畫題已知數日前孫振批遺才諸生狀令繼成  
取送入場繼成曰考送諸生本道事也可以按院批狀  
行乎嚴近諸生孫振大怒且具疏叅論捏諸贓款汗巖  
之矣

直指張孫振叅文宗袁繼成奉旨革職解京究問且謂  
繼成貪婪如此撫臣何得濫薦着自行回奏孫振密囑  
一司李謁姓曰回奏疏畧自引咎渠與烏程相公相知



可為言不過降級了事耳。姓曰皇<sup>天</sup>上白日可令姓賣。繼  
咸以欺吾君父手遂直陳按臣徇私囑託繼咸抗直不  
阿狀孫振恨益深。

甲戌之春帝御殿謂群臣曰今天下有事用人方急在  
廷諸臣其各舉所知輔臣溫體仁先對曰臣等名忝政  
府不宜以汲引自私若皇上下詢省掖近臣何患無賢  
帝顧六垣無應者獨給諫吳麟徵出對曰臣所見與輔  
臣異切謂薦賢正輔臣事宜開閣延士持吐握之誠薦  
達疎遠備皇上任使若有不當則諫官循名責寔糾彈  
隨其後雖閣臣無能顛倒邪正若令糾彈之臣襍主任

使如吏部郎官則國家論列短長屬之何人帝曰善  
侍御喬可聘巡按兩浙時吳下諸公皆欲重少司寇蔡  
奕琛受賄罪托嘉興司李文翼德力言于可聘而少宗  
伯錢謙益為最可聘心無適莫正色拒之謙益等遂以  
黨邪叛正譏且尤及侍御吳姓謂姓乃可聘見女戚何  
不聞一言及南渡後薦奕琛者又謙益也。

帝曰遼事倥偬思故寧遠伯李成梁奮功特宣詔赦其  
子如楨于獄時如楨坐經畧楊鎬失事一案繫獄久矣  
清晨抵家叩門而入家人以為鬼皆驚呼已知其故乃  
相持感泣。



甲戌河南孟縣民孫光顯奮阡在河陽馭之東偏塋中  
有蔓艸俗名野葡萄滋蔓長丈許今夏枝節間忽抽新  
條<sub>口</sub>列萬狀有美人者達官者為龍為鳳為麟為龜為  
雀為魚為蟬為蛇為孔雀為鼠又有鸚鵡棲于架<sub>口</sub>虫  
有<sub>口</sub>有粒鳳則苞羽具五彩美人上衣下裳裳白衣  
黃面上依稀似粉黛蓋翳霧所就也凡人間物象種<sub>口</sub>  
咸備獨無器用之具耳至布置點染宛肖生動雖善繪  
者猶失其巧連陌王秀才及党氏塋所產俱同三氏外  
則無有即一枝出三氏塋外者其上即無有副使曹應  
秋聞之急使往取已為好事者取盡或親往得三美人

一鸚鵡一鳳故述此三物尤悉此異宜聞於朝縣令以  
萎艸不久遂寢

壬午秋其肅巡按奏田間蝦蟆皆變鼠食稼殆盡  
清為寧波司李謁守道晏日啟偶語及總督洪承疇日  
啟曰敝門人往司李興化所取初謁時以少僂甚喜然  
某蹭蹬宦途几十餘載不識何故鴻音永絕今追憶其  
言良可味也

浙江直指鄧鋁復命病甚所上疏俱不能自簡內皇上  
勅下誤書皇下勅上帝怒加二大又後降調或曰此亦  
不祥語也



侍御高欽舜張~~儼~~巡鹽兩淮養憤<sub>亡</sub>耳惟欽舜舳舻相  
啣載歸貲不絕及為內臣楊顯名糾皆被逮一日刑部  
某主政過清言二人已得旨清曰何擬某曰皆辟耳清  
慘然色變某主政問故清曰張過及秋刑欽舜欲求先  
死~~賄~~獄官前其名決訖忽訛唱停刑養與諸犯皆免時  
帝雖謫監刑御史然卒不殺也  
已巳之亂永平樂亭縣其鄉民家蓄一犬主被殺犬護  
之不去後鄉人逃難者歸見眾犬伺尸欲食一犬橫阻  
其中則其主尸也歸者咸義之糾鄉人埋其主犬于塚  
傍自爪一穴入其中不移趾死土人為立義犬亭云樞

曹成德面為清言德後殉闕難

少司馬唐世濟素服司馬霍維華才家居時言及維華  
錮送案輒懊悵不已及起任揔憲遂以邊才薦開送吏  
部時維華戍徐州每對人言已旦晚必用及聞世濟被  
糾下獄悒悒卒

崇禎中有人詣通政司投疏謂年號崇字宜用古字作  
密蓋以山厭宗故不安若宗廟安于太山則吉徵也通  
政司恠其誕妄屏弗奏

辛巳八月帝視學行釋菜禮幸彞倫堂祭酒司業以次  
坐講畢駕閱城東北角樓<sub>亡</sub>新報落成也兵部堂上官



得騎馬護駕帝御角樓賜護駕各官瓜果輔臣等同入  
謝帝諭輔臣曰大儒周二程張朱邵六子有功聖道與  
泛祀諸賢不同宜議優崇卿等傳與禮部少司馬吳牲  
退而具表章真儒疏請命詞臣輯正六子全書頌之學  
宮報可

少司馬吳牲在部以衛所各官承襲冒濫簡往牒觀之  
大率皆靖難功而開國者百不一二靖難視開國何如  
而叙錄若是濫豈開國諸衛所軍皆泛北征事後經誅  
奪歟漢諸侯王以酎金色輕惡除者百餘即開國侯伯  
見在存襲者幾人而衛所各官傳襲二百五十年不絕

祖父有罪子弟仍襲爵幼者優給即嗣絕者亦得旁引  
不可知之族姓黃緣冒官徒糜俸糧濫名器可嘆也  
辛巳冬山東盜復劇請兵帝命發京營五千往回召對  
帝曰近日練兵何如少司馬吳牲對曰練兵必先選將  
將得其人兵自可練今京營諸將皆循資叙遷非拔之  
行伍擢自功級者今發不練之兵靖方張之寇萬一不  
備有傷重威時提督太監王德化亦奏言京營馬匹不  
滿萬又多瘦弱不便發剿語未畢帝目攝之曰此非爾  
奏事虔德化惶惧而退是晚帝手諭下閣罷提督止發  
兵三千命內員督剿竟無功



壬午四月召對帝問京營兵內欲選五萬堪戰之兵汰去老弱將何以選練使精使汰者不諱乎少司馬吳牲曰汰老弱之法即在練精壯中京營原募邊勇營一萬二千專練騎射月支米一石鹽菜銀一兩又有壯丁專練火器者二萬月支米一石銀六錢餘皆月支米一石無鹽菜也近驗邊勇壯丁與散兵無異騎射火器亦未精熟臣嘗責各將領曰糧分厚薄而兵無強壯何以服衆軍士今後行分練法各將領日揀騎射火器精熟而力舉三百觔以外另列名籍旬日呈摠協合操之如式者雖散兵拔為邊勇不則邊勇降為散兵壯丁亦然

若老弱不堪自應革退另選精勇者補伍行之數月選練者十之一二汰去者十之二三此法嘗行軍士皆鼓勵練習以圖厚糈而被汰者亦無怨色革弊當以漸不可使知有汰兵之意帝曰然又問果當另立戰營得堪戰者五萬否牲對京營設兵原期人不堪戰曰承平日久不見戰陣數年前或發兵剿賊皆沿路無籍游棍代頂本軍正身併未出京一步將領利扣其糧犒游棍利恣其擾搶餽敗為功冒功邀賞歸營則本軍依舊充伍代頂者沿路散亡積弊已久今依臣練法最要尤在選將有戰將自有戰兵五萬亦不為難但法須易簡事忌



紛更不必另立戰宮也帝諭兵部曰協理說得是卿速  
選將不可攸忽又諭牲曰還具疏條陳來看賜果餅拜  
謝而出

駙馬鞏永固疏補建文謚帝與諸輔臣訊吳姓曰建文  
無過帝曰不然渠變祖制戕親藩皆過也又曰此事列  
聖皆未行朕可行否既而曰畢竟是一家會兵事迫遂  
已

詞林黃道周每具疏皆手書上聞泣不情筆及杖廷下  
獄猶手書孝經解百本序贊無一重者每本售銀一兩  
人爭市之以為家珍其繼夫人亦善書人視之與黃公

無別

詞林楊廷麟以劾輔臣楊嗣昌改兵部主事贊畫督師  
盧象昇軍同籍詞林屠象美自負知兵為募烏合百餘  
人指麾操演計旬餘方行及至芦溝橋望前途塵起訛  
傳敵兵至百餘人皆踉蹌翻逝惟存廷麟孑身而已

丙子五月侍御詹爾選上輔臣以去明心疏言甚切直  
帝怒召對辭色俱厲爾選應對無所屈帝執疏問如何  
是苟且詹爾選曰即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侃七數十言  
且言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言固可為今日之用即  
不聽臣言亦可留為後日之思帝益怒輔臣申救良久



命錦衣繫之朝房候旨翌日旨出着都察院議處僅降  
調

崇禎時指誤國輔臣則以周延儒溫體仁為口寔誤國  
樞臣則以楊嗣昌陳新申為口寔然歷數前後輔樞則  
一時智畧優長又推四人最蓋將相乏才故衆口所詆  
猶居然冠軍此國事所以不支也

戊寅四月六月八月皆有火藥之變而四月為甚石板  
平起空中人家醬瓿或移寘屋脊而醬不傾騎馱過者  
人馱俱在空中馱腹腸潰破而人徐墮地無恙  
中貴有玉犀帶而無金銀花素之制其玉犀亦非品級

所宜得但曰貴幸而賞之耳累朝相沿已為定制帝于  
辛巳創為定品乃自花金以至光銀等帶皆有之又為  
定補服斗牛飛魚而下以各色異獸分品

鳳陽總督楊一鵬初司李蜀中上峨嵋見一僧結跏趺  
殿上與佛並坐一鵬異之往問訊僧曰子非孩時不呱  
不泣者耶一鵬生時寔有是事大驚執弟子禮兼詢終  
身事則云我鳳陽人汝六十時當與汝相見遂別及為  
總督已二十餘年忽于甲戌九月間有人夜擊鼓如警  
報狀亟取入則內有詩七章僅傳其五有云謫向人間  
僅一週而今限滿恐難留清虛有約無相負好覓當年



范蠡舟業風吹破進賢寇生死關頭着脚難六百年來  
今一遇莫將大事冷眼看浪流生死豈男兒教外真傳  
別有師富貴神仙今兩得尚牽縲鎖是狂癡難將鱗玉  
拒無常勲業終歸土一方欲問後來神妙處碧天齊擁  
紫金光頌來法旨不容違仙律森嚴敢洩機楚水吳山  
相共聚與君同跨片雲飛細閱之乃向所遇峨眉僧遣  
徒遠貽諷其歸隱也一鵬不能決但命贈其徒躡資笑  
曰何以金為揮手去未幾以流賊掘皇陵逮誅赴市日  
惟仰天嘆曰好師傅好師傅其定辟乃刑曹紀克家主  
筆也克家引盜陵樹律有雖無共盜之情云云似屬牽

合而一鵬又求稍緩以待聖怒之解克家不從爰書不  
三日上遂立決後克家疽發于背見一鵬晝現以手撲  
之遂潰爛而死

丙子之變司馬張鳳翼請以身當之先是以奮司馬梁  
廷棟為總督廷棟由南至鳳翼自京出二人但尾其後  
而已後見所在砍大樹白而書曰各官免送二人度且  
罹重罪日服大黃取瀉先後卒

司馬楊嗣昌條上方畧以秦督洪承疇兼勦務而用粵  
撫熊文燦為總理以十撫分為四正六隅約刻期會剿  
計兵十二萬十分為率馬三之步七之剿餉加派民間



者至二百八十萬兵合後期以百日剿賊無遺否則按  
信守行軍法且令各撫不必更調兵即用郡邑民兵往  
獨秦督孫傳庭移書爭之謂用多不用精無益且蹶况  
民力已竭不堪重困今但選閩寧精銳馬兵八千屬僕  
及督理分將之同心殫力惟賊是求不數月可盡何用  
爾亡夫爾亡必不盡也書凡數千言嗣昌不送卒無功  
總理熊文燦所剿豫寇老獬亡混十萬凡十三股聚屯  
散函間駐營數十里文燦尾其後招使降賊亦佯與應  
要挾適當秦督孫傳庭曰天下之寇盡此我擊其西搃  
理擊其東不降則滅此賊滅張獻忠雖盜據穀城不敢

獨反曰提兵出潼關擊賊屢敗之賊以文燦手諭上傳  
庭曰旦暮即降傳庭曰爾曹姑就總理講而日肆屠掠  
偽也明日擲甲往擊之行不數里得文燦傳檄若為飭  
諭有司者謂吾功已成無妬我功而害其成傳庭不得  
已快亡旋師賊迄不就撫遂窺商雒南入于楚  
少司馬仇維禎出鎮通州到任後疏稱通州內當守禦  
之能侍御金光辰論之謂其不思自樹巧借內援於維  
禎責備極當帝召對平臺怒甚曰維禎方至通州亦須  
讓他展佈便爾借題估名會天大雨雷震目而霽威  
給諫王都考選時吏部擬授南道御筆改北科及兵曹



沈迅以條陳邊務將改兵科都語之曰勿言**受**皇上特  
恩者不止我二臣當思負皇上特恩者恐又添此二臣  
迅為悚然

江西巡撫解學龍以詞林黃道周夙望且所屬幕官故  
例薦若閣中始往例止批該部知道帝亦置弗覽耳時  
輔臣魏照乘不悅道周故以解學龍不得濫薦批且聞  
有挑激帝覽之怒遂并逮之

庚辰三月十五日帝御皇極殿策會試中式舉人乘步  
輦降殿堦周視距諸士几案咫尺天顏霽悅已親閱試  
策諭禮部傳臚展期二日十九日黎明傳旨召貢士中

使出執一名冊傳呼黃雲師等四十人進至文華門外  
午餘帝御殿召問臧敵雪耻一事中使傳御題十幅每  
幅四人共閱一畢以次跪對帝注聽甚殷執筆親錄數  
語或有名上註圈點者天顏睟穆任人敷陳二十日卯  
刻臚傳訖亭午吏部接出上諭以趙玉森姚宗衡劉瑄  
孫一脈嚴似祖五名授翰林黃雲師周正儒宣國柱周  
**真**嘉李如璧五名授科馮垣登陳紀德陳羽白魏景琦吳  
邦臣五名授御史餘董國祥顏渾等授吏兵二部有差  
後殉闕難者止純德一人

輔臣薛國觀既逮到不下獄自分必不死宴慶城外為



裝計及黃夜詔到猶鼾睡也家人喚醒云外有紅衣啣  
詔者國觀始蹙然興曰吾死矣倉卒覓小帽不得裂一  
蒼頭帽代之宣讀畢以首頓詔泣曰皇上何處臣至此  
徒欲藉沒臣家不知臣貧耳又呼銓曹吳昌時名詈曰  
吾死必不置爾遂就縊

自溫體仁歸輔臣始用外官如張至發薛國觀程國祥  
楊嗣昌蔡國用范汝粹謝陞等然自嗣昌外罕當上旨  
者辛巳薛與楊或罷或死帝爰求故例起周延儒賀逢  
聖于田間延儒之詣闕也家衆相隨舳舻啣尾拜塵者  
畫鷁比如柳逢聖以次輔不敢先一輕舟隔數程踵後

廿

外人無知者時有識者目擊之深慮盛滿且吐哺固相  
臣美事然酬接太濫異日臨事徇法則賈怨徇人則失  
已二者之咎必居其一矣

輔臣周延儒至京陛見帝甚禮之賜宴帝親作主退入  
宮欣色喜曰還是他故當時所請如蝨逋緩刑起廢  
罷廠衛羅京營提督內臣無不允且清獄亦命延儒而  
一時逮繫如司農侯恂總督孫傳庭胥浞出獄且以贖  
罪各握兵柄

長至帝親郊傳聞天壇一旂竿所用絨繩一條價八百  
金帝雖躬行節儉而鼠雀于內鑿者亦不能盡萃



賊張獻忠性嗜殺每破一城則遣一隊往屠如有子遺則一隊盡戮間有赦而不殺者必斷其右手或以左手進則兩手并斷又不許賊營蓄女子其破楚省時驅婦女數千悉擁納江流兩岸泊尸如疊又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前面割而炙之一舉數鬻又破黃州時折其城役及女子指甲盡落血橫流折罷仍豎之

賊李青山以山東梁山為窟以諸生王某為謀主分遣其衆扼八閘梗運道輔臣周延儒北上二賊以門生名刺來謁衆驚怖延儒竟命入見兩賊自云非敢為亂以護漕耳延儒曰如漕粟無梗無失當言之朝授汝官終

衛漕船及歲終青山竟塞安山閘鑿河十里通梁山大驅漕舟并繫漕卒去焚掠且近臨清意在脅招漕督張國維懼適內臣劉元斌方率剿寇京軍還各鎮兵擊之誘青山降執送京師獻俘帝率太子永定二王御門受之凡三十餘人貸一人磔青山及王餘斬首方縛赴西市衆賊云許我做官乃縛我耶至市青山奮起所縛之椿立拔王詬罵當事負約死乃絕聲

輔臣周延儒初入同事為賀逢聖廉慎而短才謝陞清執有担荷而豁刻不為衆所附形以延儒圓敏其短才豁刻益著然以兩人在旁延儒亦有所顧忌且門人在



都者諫垣雖有章正宸沈胤培沈迅然迅為輔臣楊嗣昌汲引故延儒不甚洽正宸矯口不肯依人胤培善避形跡未有以賄賂干求導者故一時多可譽而無毀宣撫江禹緒亦辛未榜首揆周延儒取士也居官有煩言會推宣大提督以為陪都諫章正宸不可冢宰李日寧承延儒意忽改正點用正宸疏劾日宣私易雖不及閣臣是未嘗為閣臣地也事幸寢後六月正宸坐繫人疑延儒修却云

起廢中除送案封疆贓罪計典不與餘得案用金沙儀曹周鑣以言事罷嘗尼輔臣周延儒出有揭口延儒於

江南銓部王重不知也一日延儒問吾鄉舉廢當用誰重云無如周某延儒默然鑣曰所親謝過且認為同宗故得起然延儒初入用舍間固未違衆即如江陵令史元調亦門生欲起之曰都諫章正宸于名下註一鑽字亦止

侍御黃樹奉命賑河南遷延不行一日帝召對澍熉有言帝連聲曰住了又問命汝往河南何不速去澍曰無兵帝曰賑濟焉用兵澍奏有賑金十萬無兵誰為護致帝命給以京營兵三千仍厲聲曰限汝三日去壬午考選各官辰而入內傳賜茶飯逼暮帝出御中左



門閣臣亦有几机坐旁人有名冊先令內臣傳~~兼~~題御書也已以次跪對名字有圈點者有書所對數語于名旁者有駁者就中知縣馬嘉植金汝礪數對工雅大行張法高喊而不辨所言云何罷對漏已二下出至午門令以所對補本進不得增減次日各封入更數日得省十二人餘俱臺異數也

考選科道吏部都察院職掌也帝疑部院徇私故于戊寅考選召對候考各官壬午歲復行之對畢各官退冢宰鄭三俊摠憲劉宗周面奏凡人才品外覈官評內采輿論尚恐不確今片畧天威之下有才品清卓而口訥

廿七

亦有才品卑劣而便佞者何以裁定流品且考選科道後來是部院職掌如果徇私不當合加罪斥乃至旁陛下宵旰臣等為溺職矣帝不懌

臺省謝恩後類候閣初見首揆周延儒微諷以無及廠衛無及輔臣謝陞蓋延儒之入內臣王裕民有力其罷廠衛亦有力已為祖制並罷裕民所管京營裕民恚為延儒所賣延儒亦惧為中傷乃託所善董心揆調停陰還廠權相約不羅士大夫猶惧諸新進言及復激其怒故云

初每次考選旨類云何以無科貢而科貢所處疲瘠與



考極難其至者少以致甲榜待之多表敵長安僉以為  
輔臣謝陞所票恨之及候陞語次云人主以不用聰明  
為聰明皇上太用聰明了又云款事諸君不必言皇上  
曾于奉先殿祈簽聖意已決諸人方憤之聞數語以為  
誹謗君上漏泄禁中語于是給諫朱徽啟其端廖國遴  
顯攻之餘省中皆群和禍幾不測首揆周延儒周旋得  
罷戕去

首揆周延儒靈穎善對嘗召對帝云近日科道橫如楊  
枝起一疏薦四十二人是用人不在于銓部只在科道若  
輔臣楊嗣昌溫體仁已物故薛國觀已賜死謝陞已處

廿

分何王士錄疏又云四亮延儒云堯有四凶帝色稍怡  
又云還有馬嘉植都票來重慶延儒云此皆新進外臣  
感皇上特拔有聞入告不覺過激若一經申飭自不敢  
妄言帝曰卿擬一諭旨來延儒退擬一勅極口詆斥言  
官末云除已往不究而三人遂免  
大凡考選矯上者多入省茲選朱徽博雅楊枝起廖國  
遴姜埰倪仁楨方士亮光時亨皆能建言而論品則方  
姜似勝方孤行一意姜質直而顛于禮垣能論禁中類  
事齋醮亦云敢言矣



司馬陳新甲才品心事與閣部楊嗣昌酷似嗣昌在樞  
府墻子嶺失日上機宜以朝廷遙制軍中而事機已變  
徒增撓亂耳嘗恨其作聰明誤國東撫顏繼祖三旬六  
調疏其徵也及閱新甲刊疏鋪張布置依然一轍然亦  
有才能留心邊事者給諫沈迅請召對面詆之帝曰令  
爾作新甲恐猶不如耳

大同總兵王樸賈庄之役嘗託有警還鎮致督師盧象

昇兵單戰死及出援寧錦亦以潰歸而督師洪承疇尋  
敗初時各還鎮請罪知其為負隅也不問後以樸倡逃  
罪重罷還京師已寧錦失逮問首揆周延儒所暱董心  
葵者為行金察臺省有欲言怵之曰首揆已許不死矣  
故言路罕言者乃帝卒震怒令法司三日讞其獄卒棄  
市延儒不能救也

中州類失事臺省彈司馬陳新甲者蝟集而帝于措置  
兵機疏多云部科訟了來說覆疏本兵名後即列兵垣  
兩少司馬不及不惟責科臣重亦所以息其後言也  
嘗見聖諭部科者黃楮長僅尺濶二尺餘界以墨印龍



邊中押御寶色鮮潤朱書疊口數百言字皆行書甚雋逸

帝所下科疏類殊批日時以防壅遏多有子丑時者蓋批閱至丙夜不休也勤哉

中州警報類至帝令兵部兵垣詣閣中會議無一言者觀望良久首揆周延儒云上令諸君設竟無一言何以覆旨然竟無言者次日司馬陳新甲以一疏上科臣署名于後其言某府原有某兵某要害當叅以某兵某兵單宜益以某兵紙上陳言不殊聚米人皆服其才使其未死尚有可策

輔臣周延儒熟于世故情面多而執持少賄來不送賄歎不責故門人親故自賄及為人行賄不拒也或匿其二三或侵其四五不問也每自閣中退休朝房或私宅見客徹丙夜撫道府部多以賄遷利溥于人不免詬貽于已矧病且中于國乎

修練儲備上催行下報復祇煩紙墨無寔事也即如鄉兵嘗過齊魯過客多索以衛行然華顛黃口鈍戟短棒無足持也北趨未息肩南往復相迫不惟人無停趾且家得二三人方足備追呼時有請以江北班軍討賊薊督張福臻請以北直裏八府鄉兵備邊識者曰班軍每



促赴工如入湯火今驅之干櫓何殊驅市人戰鄉兵近  
雖日事奔走猶以暇服其田疇今遠去鄉土夫其農業  
家口寧免飢寒且衣械道里之費責之本人或不給帖  
之里隣則搔擾且赴邊不無水土之不習將令腹剝恐  
內地有害于邊無益給諫王士鏘將言之為廷尉吳履  
中所阻僅言鄉兵一節時部覆不可行帝已批暫調竟  
于疏中批免調  
清同籍少叅閔永傑身長赤面極類民間所所画關壯  
繆像自言寔壯繆後已備兵中州竟殉流賊難豈與壯  
繆相同皆宜以兵死耶

考選故有部屬且有同知茲選俱省臺時謂一榜盡及  
第而庸陋側班臺矣帝見其條奏多不堪且乙榜中有  
起語用哉字者令摠憲王道直考汰而一時以上被誚  
責及言不合時者俱閔節求留道直分一等為予寔授  
二等為試御史再考定奪三等為部屬

少司農宋之普比于輔臣薛國觀國觀死惧為東林諸  
君子所斥薦宗伯錢謙益中丞劉宗周等以求容時吏  
科章正宸惡其反覆抄叅之帝笑曰渠既曰彼家人薦  
徒取辱矣何以薦為及南都覆之普為常州知府復入  
東林書院講學書院乃故中丞高攀龍所建噫中丞耻



之哉

內臣劉元斌嘗監京軍討賊出過雒縣紀律頗嚴及還至山東剿李青山侍御王孫蕃劾其淫掠孫蕃常知臨清或所目擊疏上奉旨差官校拿問凡差官校拿問者疏俱密封下不抄傳乃元斌疏辨孫蕃回攻及司禮王裕民云元斌為裕民名下官裕民暗以臣疏洩之元斌故元斌得按款強辨不然本係密封下科未常抄傳元斌何以知之帝以孫蕃發奸進二級裕民亦下獄與元斌並棄市或云裕民之死以比司馬陳新甲匿塘報故帝借事殺之

內閣嘗題陞南少詹姜曰廣不下及召見諸輔時有言曰廣相材者帝曰曰廣嘗有稱其為清任和者此三字亦難勝此後曰廣進講對朕輒悻悻豈休容大臣耶崇禎十年有安慶生員蔣臣進皇明薦舉考納言張紹先有薦舉考皆賢訓諸書採集成帙事係陳言等語蓋條陳之陳也時閣臣不解其義乃票云寶訓稱係陳言殊欠敬慎張紹先等着議處蓋認為陳腐之陳矣傳者笑之



三垣筆記



三垣筆記 附述下

興化李 清記



壬午元旦帝御皇極殿朝賀畢至寶座前南面正立顧  
內侍曰召輔臣來輔臣繇殿東門入再奉詔旨遂趨至  
殿毡行叩頭禮畢跪以俟命帝曰輔臣西班牙來蓋以師  
席待諸臣也輔臣起立尚不知帝意擬分東西兩班帝  
又曰輔臣西班牙來隨有一內侍下引前帝命輔臣上來  
輔臣趨進帝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稱先  
生猶存遺意卿等即朕師也敬于正月端冕而求帝轉  
而面西向輔臣一揖曰曰經云修身也尊賢也敬大臣



也體群臣也朕之此禮原不為過又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治平者說至此句詞甚溫厲又曰職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調和在卿等輔臣跪伏謝罪才不敢當帝曰先生正是朕該敬的言之至再又再三言先生起諸臣始起輔下叩頭帝退後遂補賜上諭語與面諭大同小異云時勲臣不知朕意所謂亦相率疾趨于輔臣下帝曰公侯伯過去勲臣尚不解帝曰東班去奮輔馮銓三次守涿與罔少楊維垣守通皆有微勞故撫臣為題叙首輔周延儒欲借此復銓冠帶輔臣吳姓尤為司馬與僉憲金光辰廷尉孫晉皆力爭卒格不行

時維垣亦欲因此求以布衣與九卿科道等同召對議退敵策為通政司所駁而止姓等之力爭防其漸也少宰張捷素有清望又非逆案雖以晉撫阱姓而姓之聲望反籍以起時延儒欲起捷為南摠憲姓又堅執不從自此與聲氣大左

帝嘗召輔臣周延儒等言及挺擊紅丸移宮三案云此三事皆非如紅丸一案方從哲曾奏不可輕進皇考愀然曰朕勢將不起飲之或徼幸可生不飲惟坐而待斃耳此寔皇考欲進也而稍效又命再進時朕與先帝俱在側豈從哲所為挺擊一案寔係風癩朕記為信王在



宮忽片板自上墮其中戈戟森然寔欲奏聞既而曰此  
或以深宮須備不虞故儲自先帝耳命內官掩完迄今  
~~故~~故若遽上奏蔓同挺擊矣又如移宮一事尤為不情  
當日皇考以朕與先帝俱失母命李選侍撫養渠愛如  
子朕與先帝故亦事之如母所謂氣毆垂簾皆外臣不  
知內庭事有此紛也且魏忠賢固係巨惡王安亦非善  
類若令得志一等人耳諭畢延諭等唯唯此文宗袁繼  
咸親語侍御喬可聘者清後入長安詢之同官言皆同  
南渡後繼咸有疏駁侍御袁弘勳亦言諸臣夙影傳訛  
立論偏苛當以此也而清猶疑未確念明經張自烈與

繼成交最深持書詢其虛實自烈荅云往過潯晤袁臨  
侯果如喬先生所言目自述其所記云甲申過袁臨侯  
署臨侯問三案要典具在操何說折衷之余曰處國事  
必平心觀理而後是非明公論定張差事宜如神廟初  
年~~大~~大臣入乾清宮及四十一年奸人孔學例捕執論  
如法不復窮詰上可全國體下可杜支蔓王之案必欲  
重加鞫詢詞連鄭國泰欲危皇太子見不逮胡士相遠  
甚假令朝廷惑於何士晉之說不興大獄不已如國體  
何崔文昇李可灼進藥傲幸罪與春秋許止同非誠謀  
弑逆也案其不可道之罪如律治之國法既伸浮議自



熄諸臣必訐以行鳩必坐以弑君惠世揚必糾方浚哲  
與趙盾並誅崔李與輔臣死不服也李選侍暗陋怙寵  
一孱婦人耳何至與北朝北方東宮正位時選侍晏慶  
乾清諸臣義不得不爭既移宮則名分已正諸臣宜密  
請上加禮選侍宣示中外使曉然知朝廷仰體先帝至  
意李進忠盜庫果否訊寔擬罪如律一切蜚書選侍徒  
跣欲自裁及皇八妹失所投井之說皆可不入告當日  
上諭輔臣縷舉選殿抗聖母威挾朕躬之罪已又詔暴  
白選侍過惡何其失優容也論者必止選侍為武后必  
責選侍以垂簾皆非三案功過不揜蓋如此

流寇攻陷雒陽福王遇害帝召輔臣及禮兵二部科召  
對言及福王聲淚俱下諸臣皆請罪或以氣數為言帝  
曰此說不得氣數就是氣亦須人事補救已備訊世子  
所在并旌死慰生等事輔臣范復粹言福王有內臣二  
人忠義可嘉帝曰還有地方道府縣各官及鄉官士民  
皆當一體褒嘉復粹慙而退

帝曰雒陽之陽又召對諸臣兵垣李燭奏曰凡兵以取  
威為勝今督師楊嗣昌出兵載餘惟初次報瑯瑤山一  
捷近遂寂上似宜另遣一大將助之帝曰督師去河南  
數千里所謂鞭長不及馬腹若汝等愛憎起見無乃太



遇其愛惜嗣昌如此

舊制太廟祧廟諸帝皆止一正后即奉先殿亦依太廟定制凡繼后生母后俱不得入孝宗初別建奉慈殿以奉生母紀太后於是憲宗生母周太后興獻帝生母邵太后皆祀奉慈殿嘉靖十五年遷主祔陵罷奉慈祭穆宗初奉安繼母方太后於景雲殿更名弘孝又奉生母杜太后於神霄殿萬曆三年奉孝烈孝恪俱祔享奉先而弘孝神霄之祭俱罷以故神宗繼母陳生母李二太后俱祔奉先然其忌辰皆不得設祭服青帝追念生母劉太后以不得色養為恨故欲以宮中再建祧廟合七

后共祀然自古無二祧廟再建非禮也少宗伯蔣德璟以為必不得已寧復奉慈既而帝疑其非禮卒寢督師楊嗣昌以襄陽失事為兵垣張縉彥所糾帝是其言有自督師以下調度失宜巧言善欺等語着按法議罪一時大小諸臣爭彈嗣昌語多過甚帝召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入乾清宮怒甚諭曰楊嗣昌係朕特簡用兵不效朕自鑒裁况尚有才可取舉朝各官見朕有訖罪之旨輒大家排擊紛紜不已如出忠直何不于兵科未具疏時先言之也姑不深究其各疏皆留中諭爾等知之



帝將枚卜閣臣先召輔臣周延儒賀逢聖陳演入德政殿賜坐逢聖以帝允其休致惓懷聖恩忽大哭聞者大駭哭久不止已帝移駕過中左門入中樞殿三輔臣亦入殿留賜宴逢聖復大哭跪拜十數止帝命之出及出殿檻外行五拜三叩頭禮復絮哭不止見者恠之以為不祥已枚卜後果有拿問下獄者

帝枚卜閣臣面加召對少宗伯蔣德璟言邊臣須當久任如薊督何等關係半載已更五人恐難展布帝曰不稱當更德璟曰與其以不稱更不如慎之于始帝又問天變如何消弭德璟對曰天意只在百姓身止拯得百

姓一分即消得天變一分近為加派所苦萬曆年間各邊舊餉只三百餘萬又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民何以堪又言祖制三協只一督一撫一總兵今增二總督三巡撫六總兵又有副總兵數十餘人總兵太多不相統攝督師亦提掇不靈故皆不用命宜裁之帝領其言時少司空宋玫亦召對媿九邊地形畫地成圖帝疑其干進反不悅惟少司寇徐石麒稱疾不至帝以枚卜所推多濫召太宰李日宣吏垣都諫章正宸掌河南道侍御張瑄責之謂所推少司空房可壯宋玫張三謨三人俱屬徇私日宣與正宸瑄等皆力辨已日宣復奏



臣與科道商確數四如可壯素有風采攷年少向學三  
謨亦曾掌印過帝怒命錦衣衛將六人去冠拿出候旨  
輔臣及新點輔臣等俱力救不從慶分畢摠憲王道直  
復奏此番會推俱冢臣與科道商確臣從不敢置一語  
帝曰此後枚卜只用翰林其各衙門三品以上間陪一  
二人不許多推永著為例時皇太子與定興二王皆侍  
立帝黃袍太子與二王則紅也

大僚及臺諫以枚卜搆競不休其不得與會推者遂造  
為二十四氣之目搖惑中外以輔臣吳姓為殺氣下註  
再生吳起廷尉孫晉為棍氣下註兩頭蛇僉憲金光辰  
為戾氣下註金甲神都諫章正宸為陰氣下註灰地蛇  
銓曹吳昌時為妖氣下註摩登伽女宗伯倪元璐為淫  
氣下註假姜詩少宗伯王錫衮為瘴氣下註夜郎王輔  
臣黃景昉為時氣下註賽黃巢給諫馬嘉植為羶氣下  
註小華光給諫楊枝起為賊氣下註桃樹精給諫王士  
鏊為悔氣下註金鎗手給諫倪仁禎為霸氣下註塑大  
虫儀曹周仲璉為疝氣下註靠壁鬼給諫房之驥為糞



氣下註倭房公少宰沈惟炳為痰氣下註喉下癰都諫  
姚思孝為毒氣下註姚令言同丞賀王盛為逆氣下註  
黑面豹少司空房可壯為臭氣下註海上暴客諭德吳  
偉業為望氣下註噬人馬司馬馮元颺為禱氣下註順  
風火給諫袁愷為濁氣下註潑天罡詞林徐汧為油氣  
下註九尾狐給諫瞿式耜為穢氣下註兩眼鎗寺丞錢  
元愨為尸氣下註癡虎張末又云若水棉花之李日宣  
假飛虎之孫承澤卑口不足道也時日宣太宰承澤都  
諫

帝寄耳目於東廠吏部每遇大選為之惴口後每選許

以二萬金聽其自覓謀訣遂安堵無虞

帝一日早朝畢登文昭閣已步下閣御德政殿召對輔  
臣等五人言國初弘文館在禁中今文昭閣兩旁亦可  
建直房朕不時召對及講讀偶有疑問先生等往來亦  
便宋人言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日少翼  
日命于其地建直房云

刑曹葉廷秀素不識詞林黃道周特為義激疏救遂獲  
譴時輔臣吳姓以少司馬抵京首揆周延儒問曰今最  
急當入告者何事姓曰自薛韓城謝德州在閣皆嚴刺  
繩下致主上疑猜日甚如黃道周解學龍諸人逮繫兩



年餘然果何罪哉公到上信任甚篤宜乘間以至誠感  
動佐聖主行寬大延儒然之又曰刑部爰書亦宜着意  
時姓往見司寇劉澤深為言道周一案宜從寬擬且激  
以古人大義澤深曰名義至重敢不竭力各擬邊戍帝  
初不允澤深再疏力持始允道周永遠學龍極邊廷秀  
邊遠各充軍辛巳十二月也至壬午七月帝一日召對  
問張溥張采何如人延儒曰讀書好秀才帝曰亦不免  
偏延儒曰奏曰張溥黃道周皆微偏只曰會讀書所以  
人亡惜之耳輔臣蔣德璟曰黃道周末遠充軍家貧子  
幼還望天恩赦回或量附近帝微笑輔臣黃景昉復與

姓同言之延儒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黃道周  
有學更可徑用何言移戍帝不答惟微笑既退延儒顧  
同輩曰上將用之矣姓請以公揭薦延儒曰不可當聽  
聖裁耳翼日遂奉勅云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戍遠子  
幼朕心不覺憐憫彼雖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  
人才當惜宜作何赦罪酌用先生等密議來奏帝御筆  
也延儒等請復道周原官且言皇上此舉眾美咸備在  
廟堂既懸的以招則海內將夙聞而起後此皆知學行  
可貴皆信廉吏足為皆悉聖明善亡後長宥過無大之  
本意皆感前日磨礮造就曰才器使之深心蓋所關於



黃道周一人者小而所裨作人厲世君德治象者寔多  
帝從之

壬午帝召對九卿科道于平臺面諭曰爾來賊寇愈熾  
朝政多舛皆緣諸臣結黨壅蔽以後務省改大小文武  
官但有請對者赴會極門報名次早候對退而給諫姜  
珠上疏內言朋黨之說皆小人欲壅蔽人主耳目故為  
此言臣不知陛下所稱壅蔽何所見而云然帝大怒以  
為詰責君父時諸輔入朝聞召錦衣衛官甚急輔臣吳  
牲語首揆周延儒曰此必廷杖姜給諫也豈可坐視給  
諫血濺闕廷耶延儒方具藁而廷杖旨已下

司副熊開元給諫姜珠既下獄都諫吳麟徵曰召對先  
請寬宥珠帝曰姜珠重處曰非無曰爾言官以言為職  
當言不言敢于欺藐二十四氣之說事同匿名見者尚  
當焚燬乃屢見章奏何也言官自己不正何能正人麟  
徵曰昔先臣馬文升王恕為吏部時每遇言彈疏下部  
議復必言某官應去應留某人言當不當彼時言官亦  
無敢諱者此後邊疆用人言官糾正吏部詳核更得輔  
臣主持天下事猶可為也又言開元雖出位妄言然疆  
事敗壞至此豈得不責脩首揆帝亦不罪  
帝以邊疆多故督撫不能驅剿言之出涕侍御周燦言



戊寅年五案大法皇上先已行之與嚴之於後不若用之于先請速治一二最重者震竦人心帝然之侍御楊若橋言湯若望深明銃法宜將新造西洋大砲先行點試然後傳其法各邊可以破敵時摠憲劉宗周奏曰臣聞國之大事以仁義為本以節制為師不專恃一火器近來通不講人才不講兵法任敵所到即陷豈無火器反為敵用若止用若望鑄砲小器恃以禦敵豈不貽笑後世帝勃然變色宗周又言周燦所奏始五案大法是今日急着又言往日督撫多以情面得如范志完身任摠督縱敵入口又借入援推卸首當議處仍另勅今日

諸臣從頭整頓做起帝曰今南下敵兵如何掃蕩泛頭整頓還應做何事宗周惟在皇上勅吏兵二部慎選督撫簡將練兵但目下只說才望不論操守帝曰督撫必才守兼全方可宗周奏須操守為主帝曰大將另是一段才幹非區區一操守便可做得宗周又曰司農傅淑訓請宥司副熊開元等言朝廷待言官可用即用之不則置之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曰言詔獄于聖政有傷乞賜矜原以開諫諍之路即如詞臣黃道周言語激烈有朋友不能堪者皇上不但待以不死且復其原官今二臣慙直不及道周何不幸不蒙法外之宥也帝曰黃



道周係特恩豈得比例似爾復拗遍迂着候旨處分時  
閣部俱同辭申救而副院金光辰言之尤力遂並議處  
光辰復言宗周為人清直在都察院雖不動聲色人心  
亦為振肅望皇上留此老臣帝不允已退入煖閣遣內  
官傳旨與輔臣有劉宗周革職刑部擬罪等語諸輔臣  
持不發乞面奏復將原旨捧至御前跪奏力救帝不許  
輔臣蔣德璟援唐太宗優容魏徵故事以請帝曰朕不  
及太宗才若其閨門德行朕亦不願學德璟又言太宗  
巧於取名帝曰如何德璟言人臣敢言用之則名在人  
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徵而曲加優容者  
欲成其名耳首揆周延儒等復婉解之帝遂舉筆削去  
刑部擬罪四字色稍霽曰故輔溫體仁曾言其復拗偏  
迂果然已諸輔退往謁宗周頗有德色宗周畧不致謝  
惟讓諸輔其事錯某事不做媿已不已諸輔曰難做宗  
周正色曰諸公尚說難做更有何人可做諸輔皆慙後  
宗周過寶應侍御喬可聘往見之語及延儒曰大錯語  
及輔臣吳姓曰比首揆勝然錯亦不少  
帝每發本俱先經覽定分為首票通票教套其最重大  
者親封黃絹小匣御題某日某時送閣及擬票簽上進  
亦封原匣內寫某日某時某臣等謹封餘則分項入套



以文淵閣印鈐送而已及批紅發下部科帝復將親批  
票簽密封送閣其慎密古未有也

襄城伯李國禎短小犀利有口才數上書言兵又自請  
于京營外選練衛所官舍帝甚喜即令擬勅行之及商  
議俸糧增給不貲歲費二十餘萬又請內庫兵仗銃藥  
甚多乞上御書營額曰取勅內共武二字以請帝為親  
書共武堂賜之未幾京營總督恭順侯吳惟英罷特以  
國禎代之官舍皆併入京營云

崇禎之末有倡議令各王府捐數十萬金助餉俟事寧  
補還者上諭輔臣蔣德璟擬書藁行之德璟言各王府

自固藩封捐貲守城自所應為亦即是助餉似不必別  
有助餉之名且現在各府自守不暇即助亦不能多也  
帝乃已

浙粵二鎮諸大弁競營求相持久不推而大璫有為其  
弟地者樞部堂司避嫌不舉致蜚語上聞一日帝召職  
方郎中王永積入德政殿詰其不推之故永積以外寇  
交訐邊鎮方急未暇推及內地為對帝怒鐫其官歸而  
大力者果得二鎮以去

輔臣蔣德璟纂九邊十六鎮原額新額兵馬錢糧名御  
覽備邊冊另進簡明冊一本歲內蒙帝面諭令會戶部



堂司磨筭亦不甚差只各邊兵馬數目報戶部甚多報  
兵部甚少戶部止批邊冊給發而已又各邊原有屯田  
鹽引民運本折少者數十萬多者百餘萬自為支銷並  
不提即歲終一奏報竟不經目也萬曆戊午以前部  
發邊餉銀三百萬尚苦其多至今日加至二千三百萬  
尚苦其少而兵馬益不可問又天津泛海運薊遼諸鎮  
另有本色米豆可三百萬惟倉場督臣及津撫司出入  
部中不問而米豆半委泥沙時德璟語堂司云必合津  
運及各邊民運與屯鹽通融察筭則邊餉恐猶苦多而  
加派之新餉練餉皆可裁曰復條為十款責部中登答

然各邊究未通行也

司馬楊嗣昌奉命征流寇連陷親藩有言其服醜死者  
帝一日召諸閣臣語曰朕昨夕夢故輔楊嗣昌稽顙庭  
下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諸臣不公不平連章見  
詆故歸訴皇上朕語之曰如某疏猶公平否嗣昌搖首  
曰亦未然語畢天顏慘惻既而刑部以辟追擬帝不許  
故事經筵有二案一在御前一在講官前俱有講章而  
日講則止一御案第以經書置案上講官指書口講無  
講章也講官韓四維屢次遺忘帝謂輔臣曰日講可始  
經筵例亦置講章朕有所疑可批以問難而講官亦不



至遺忘此後遂用講章在御前講官用手簽指講云  
司寇惠世揚曰會推一案忤旨閑住太宰鄭三俊重其  
素望故以左副都推非例也帝以詢輔臣蔣德璟等皆  
力贊之遂賜點用德璟等皆喜跪誦聖鑒為得人三俊  
亦甚喜過謝一時中外欣然已三俊罷世揚亦久未至  
帝命革其職德璟與輔臣黃景昉等具揭救之請免其  
革若非末路失身狼狽萬狀一生真偽誰其知之  
帝以流寇橫行怒中外諸臣無任事者首揆周延儒曰  
昔諸葛武侯天下奇才猶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  
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况今人才不及遠

甚所以難耳帝曰卿知武侯出師表中尚有漢賊不兩  
立王業不偏安二語乎彼欲以偏安之天下滅賊今奈  
何以全盛之天下縱賊延儒無以應

奮輔葉向高每疏揭皆發抄自溫體仁入閣言密勿之  
地不宜宣洩自後有揭無疏始不復發抄至密揭或出  
手書并不存錄閣簿即如會推用人帝有點有否大約  
出首揆揭帖居多其他皆然宋李沆明劉大夏皆不肯  
用揭可法也

進士陳丹衷上疏請調兩廣土司兵平流賊帝召對言  
之媿上特授御史命往調還宮召后妃宴帝喜動顏色



亡朕今日得一奇士不費朝廷半粟一金而可調兵平賊及丹衷至南都有言土兵不可空拳調且即聽調恐沿途不免駟騷丹衷遂遷延不行及國亡猶滯南都也磁州一士人女與嫂皆有色賊困其寨指名求之寨中人議出之以緩禍女婦即相携投絕壁下立碎賊怒攻破寨殺其父而去

闖賊掠三邊繇廊延上榆林中郤知縣朱新懋自知守城不支先令妻妾各自縊死有一妾尚未配合急遣之去妾垂泣請甘投環新懋亦浚容縊死給諫熊開元姜珠杖後首揆周延儒恐煩言日至故密

言於上起輔臣王應熊于家蓋應熊為聲氣諸公所畏若延儒行則應熊居首藉以護持耳然無益也

山右撫軍秦所式體幹壯大腰可七八圍每與人肩行數步則喘欲其馬上應賊馳捷如飛難矣既點復更轉易如流銓部之誤封疆乃爾

輔臣周延儒吳姓同被逮姓即浚陸道星馳延儒言病浚水道徐行識者疑其候輔臣王應熊抵京為解免地聞帝使人微伺見應熊舟行則延儒亦行相去僅里許故應熊至京隨罷而延儒亦不免

給諫高翔漢既降闖逆有言其以陝西舉人挾闖逆賄



寅緣入兵科為停抑章奏久通消息者初謂言過及讀  
常少吳麟徵殉節錄云遂臣高翔漢已受賊署解說百  
端公厲辭折之翔漢愧恨去又見吳邦策國變錄載翔  
漢為闖逆左都既自降又說降且越擢乃爾挾賄寅緣  
之言無乃非訛

四川巡撫陳士奇能文先為提學則專談兵及為巡撫  
則反談文人以為兩反又誤聽訛言謂境內無寇盡撤  
沿險各兵故諸賊乘隙城邑多陷蜀人深怨之後解任  
駐重慶城破為賊張獻忠凌遲以死亦可傷也  
故輔周延儒既奉旨賜死輔臣蔣德璟等揭救言延儒

赴召之初一切奉揚聖德如蝨租起廢解網肆赦諸大  
政中外欣傳有太平之兆即我皇上亦曾有功多過寡  
之論但其賦性寬疎以致門客宵壬乘机假借納交通  
賄延儒不能盡知即知亦不能力絕目而寵賄彰聞疵  
垢多端天鑒炯然罪安所逭部院以烟戍訟上誠當其  
辜至視師一出奉命即刻起行似亦慷慨圖報其馳驅  
通義一帶亦不無微勞可憫乞皇上法外施仁俯從部  
議帝曰覽奏揭朕心惻然但周延儒罪犯重大前面諭  
已明如濫用匪人遺誤封疆比昵奸險營私納賄及親  
履行間回朝面詢應將兵情批實陳奏極力挽救庶幾



收效桑榆而乃欺蔽机械較前愈甚若律以祖宗大法當在何條念係首輔姑從輕處勒令自裁已有旨了帝召對諸臣言及練兵一事輔臣蔣德璟云臣幼讀會典見高皇帝教練軍士律以弓弩刀鎗立行賞罰此練軍法凡衛所搃小旂補役并以鎗勝負為升降凡襲替官舍比試必須騎射閑習方准頂襲此練將法所為聖子神孫百世計至周悉也豈二百無一兵至今方設兵亦並無一餉至今方設餉帝悚然起聽又言祖制各邊養軍止屯鹽民運三項原無京運銀兩自正統始有數萬至萬曆末亦止三百餘萬名曰遼餉又有抽餉抽練

餉並舊餉約計二千餘萬比萬曆末加至五六倍民窮財盡而兵反少于往時不知作何銷耗又言今日衛所官軍尤為急着文皇帝設京衛七十二計軍可四十萬畿內八府軍二十八萬又有中都大寧山東河南班軍十六萬春秋入京操演深得居重馭輕勢今班軍虛冒包攬不可勝詰且自來屢朝征討皆用衛所官軍有父母妻子與烏合不同自嘉靖末始募兵遂置軍不用以致加派日增軍民兩困惟願憲章二祖修復舊制帝頷之而已不能行也

帝親享太廟拜揖最恭且久壬午年享廟少宗伯蔣德



景每遇一揖輒默誦清廟維天維清烈文諸頌又每遇一拜輒默誦祖宗十三廟號尚未起也

故輔周延儒勒令自盡有絕命詩曰恩深慚報淺主聖作臣忠國法冰霜勁皇仁覆載洪可憐惟赤子宜慎是黃封替獻今何及留章達**聖聰**

甲申正月元旦三更帝率皇太子視朝百官未至惟輔臣李建泰踉蹌至帝不悅遂罷朝識者以為君臣亂離之兆是日晝暝自寅至申陰翳始散終無日光人人憂危

段氏懷遠人生員李本妻也甲申亂兵入懷城段氏避

居南安賊迫上馬誓死不沒痛罵賊舉刀裂腦立斃劍下尚罵不絕口

湖廣巡撫何騰蛟諳數學崇禎末與巡撫王揚基內監何志孔談時事騰蛟附耳云賊已入晉燕分度且前星易位帝星灼南諸人皆歛歛不兩月果驗

國未亡之前一年適逢公車舉場左右人鬼錯襟薄暮人屏不敢行一時貿易多得紙錢知者皆投之水有聲則錢無錢則紙皆以此辨之亦一異也

趙鉞上虞人老部胥也曾歷各邊身為奸黨同與部諸新胥瓜分不平憤激上密疏盡發積弊一遼塩原議引



價四萬餘兩解部充餉而米不納寧遠銀亦不交戶部計二十餘年誑匿可百萬金一新增附網二十九萬引多無歸着及天津派買米豆並帶運追比掛欠米折舡價水脚各項盡屬侵漁每年誑分可數十萬一長蘆及淮北鹽價逋負甚多必責按年徵解一朋扣馬乾為各鎮道將侵冒烹分歲不下數十餘萬一各處屯牧加增錢糧並不察催皆被侵隱一召買弊大宣鎮每年十二萬尤為奸蠹即他處可省亦數十萬一各州縣推派里甲儲備米豆不可勝計亦宜察核其疏在癸未冬十月輔臣蔣德璟於召對時力言數次帝面允即發而究未

發或諸胥所為諸胥因各輦金逃散至甲申年正月始發此疏然無及矣

帝於癸未九月發帑金四十萬買米是時若折米給軍每石止給八錢上下兩便且倉米可省支放所積自多其與召買民間轉輸出納之費利害易見司徒倪元璐既面奏輔臣蔣德璟亦力贊之退復具揭而京商蒙家專以囤米召買為利竟不能爭戶部不得已以一全買一石價高米惡甚且全與粟俱空付之太息

帝以秦寇日熾命白廣恩充提兵官掛盪寇將軍印撥與秦兵三萬一應剿撫聽便宜行事輔臣蔣德璟等以



廣思係降丁且先聞召不赴恐跋扈難專任欲倣先朝  
用王驥蔣貴例以知名大臣與廣思共事帝恐其掣肘  
止欲設監軍一員為調劑文武督催錢糧德璟終以為  
疑仍請擇一豫楚總督調度之但不必並在行間以總  
兵前驅以督臣後勁又闖賊秦人恐秦兵以鄉情輒有  
呼應上聽廣思設法選補與豫楚寨丁並用皆送之後  
廣思卒降闖

帝曰闖賊入關中百姓多送賊嘆息久之曰言前曾面  
該督酌用好將好有司有好將自然兵有紀律不敢擾民有好  
有司自然撫綏百姓百姓視之如父母誰肯送賊這固

結人心還是剿賊前一事輔臣蔣德璟言愛惜人才正  
固結人心處輔臣魏藻德亦言邊臣任事少畏事多固  
是時勢艱難人多掣肘亦曰功令太嚴思威莫測恐一  
干聖怒則無功有罪是以畏首畏尾俱不敢做即舉用  
一人亦恐有受人營競為人復官之嫌所以蓄縮耳帝  
曰朕正欲人寔心做事豈真有此藻德又言刑部罪累  
諸臣亦未嘗無人帝命諸輔舉姓名以聞次日御批到  
閣云昨面議愛惜人才一事朕再四思維只曰嚴禁封  
疆警正人心原非得已祖宗之封疆祖宗培養之人才  
祖宗垂憲萬世之法律必如何三者並行無碍既無廢



法亦無棄才諸輔臣分別以聞於是先擇侍御郝焯及  
許定國二人命從秦督剿賊久之始釋司副熊開元給  
諫姜珠方士亮侍御蔣拱宸樞曹戶民興等于獄  
司馬楊嗣昌欲用司馬洪承疇為總督盡留秦兵入援  
者宿薊遼秦督孫傳庭具揭力爭言是兵必不可留  
則寇勢漸張究無益于邊是代寇除兵也且兵之妻孥  
蓄積皆在秦久留于邊非謹則逃將不為吾用而為賊  
用是又驅兵從賊也嗣昌不能用

秦督孫傳庭練兵長安馬兵五六萬秦紳苦之倡訟于  
朝謂宜速出傳庭以八月出潼關旂甲甚盛銳意滅賊

遂屢敗其兵賊有議降者獨賊首李自成曰吾屠王焚  
陵罪惡滔天姑支數月決一戰不勝則殺我以降時師  
露宿與賊持淫兩大降七日夕弗止糧糗三日不至馬  
足陷泥淖中幾尺將士皆無人色雨稍霽餉車稍至  
又為賊劫傳庭無可奈何退師河畔就糧時總兵白廣  
恩本降賊與總兵高傑素不相能傳庭不盡知也兵既  
動賊選驍渠數千人犯之傑兵且戰且走望廣恩為援  
而廣恩已兼程退汝州傑兵大潰廣恩兵聞之亦大潰  
傳庭馳至關賊亦大至傳庭收潰兵陣城外自登隅督  
守禦時廣恩妻孥在關內聞城外兵敗率其眾保妻孥



奪門出潼關遂陷傳庭揮刀躍馬入賊陣遂遇害監軍  
喬元柱亦仗劍死自是關以西無堅城而西安遂  
陷傳庭妻馮氏率三妾二女皆赴井死  
關賊已入關推秦督無敢行者帝曰往者罪廢諸臣廷  
臣多以知兵舉之破格起用何故推督撫又云無人吏  
部不得已以起廢巡撫余應桂推然非其才也點用後  
帝召對應桂問以方畧應桂惟言難以無糧無將無兵  
為言帝命戶兵二部速議撥與又召監軍侍御霍達命  
速行料理達奏如有兵有餉臣不惜一死報國若無兵  
無餉空死無濟因伏地慟哭已二人行至陝西傍徨河

干竟不能進

往時臺省猶以彈射政府為名高及崇禎末候考諸推  
知謁政府皆稱門下士或政府止之已俯伏而拜連呼  
老師不絕矣士氣卑壞至此亦國亡之兆此輔臣吳姓  
親言者

賊破陝西都中震驚吏部猶開賄賂帝聞之設高皇帝  
牌位于朝令各官抽簽特地方多殘破有規避不出者  
前一人代後一人抽簽領憑馳報刻期到任  
總督王永譽聞關賊入秦知賊必渡河即疏請撤寧鎮  
守關謂不獨寧遠軍民欲徙入關內以圖存即山海軍



民亦欲借寧遠兵以自助請勅鎮臣吳三桂一一料理  
時甲申二月初二日也輔臣陳演不敢決僅批撫鎮奏  
明定奪已撫鎮議皆合卒格不行

京師聞宣雲既陷諸臣皆以京兵不足恃非薊督王永  
吉寧鎮吳三桂密鎮唐通合力一戰不可帝然之令兵  
部補本<sub>上</sub>發票輔臣陳演以為不可出揭爭之云一  
寸山河一寸金錦州告警寧兵萬不可調帝召諸臣赴  
閣~~會~~議有主不可調者有持兩可者有主遷南京者獨  
成國公朱純<sub>臣</sub>宮詹倪元璐少司寇金之俊都諫孫承  
澤以為當調而都諫吳麟徵爭之力謂事當從寔其言

云寧遠當從與否該撫鎮當與皇上密議之而輔樞二  
臣當與皇上密決之委之盈廷誰執其咎然臣請任其  
咎矣嗟乎自有封疆之難死法死敵者比<sub>上</sub>而朝廷曾  
不之惜則夫畏葸沙場橫尸西市者皆齎志而未瞑目  
者也寧遠一鎮一撫皆當今人傑臣再三思不覺汗淚  
俱下又曰閣部議久不決極言關外九城勢必棄<sub>上</sub>則  
閩門益薄無與守者棄地不可棄地兼棄人不可棄人  
失天下將士心是失天下愈不可吳三桂勇將宜拔用  
無委之敵人今寇旦夕發秦晉若使來扞京師一舉兩  
得今日之事當揆緩急無論是非也趣六垣署名竟五



諉不決乃獨署之疏留中又補牘云邊臣不可令有懼  
心不可令有死心臣讀吳三桂疏言切情危若有格  
不忍言之意臣知其有懼心始以累革自任終為父弟  
乞恩臣知其有死心今寇勢方張不使徒近捍禦京師  
則何恃乎時輔臣陳演魏藻德皆與是議左而輔臣方  
岳貢移書南司馬深谷之麟徵不顧也已帝發閣演又  
具揭以為外之督撫亦當僉同乃請上諭差官前去及  
取回奏皆以撤寧援京為便始得旨去求吉聞命與三  
桂以三月初出關涉寧遠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  
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而京師已陷

司馬張國維坐邊疆失事下獄吏垣都諫吳麟徵率同  
官理之得釋曰請赴江南辜榷貨財應軍食急需六垣  
皆往餞獨麟徵舉觴屬之曰今四方空虛流亡嘯聚方  
深咎催科吾聞撫字之良吏不聞催科之司馬國維有  
慚色

甲申三月十六日帝御東左掖門召考選官三十二人  
鱗次面對以安人心戢狡謀用兵足餉為問每一人答  
訖御筆親注圈點自斟水磨硯席上置茶一壺不時取  
飲退食後又復進座自卯至亥方罷是日即寇陷昌平  
日也至十七日內璫猶差人索考選官賞銀每名十兩



十八日冢宰李遇知陞官司馬張~~綱~~維拜客如故未時  
寇陷彰義門十九日巳時陷順城門遂進皇城帝與后  
俱自縊考選官皆降越數日入朝過東左掖門尚有指  
而太息者曰此前日御試處也

賊陷平陽帝聞之召閣部九卿科道等官曰朕非亡國  
之君事亡乃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  
之將何面目見于地下朕願督師以決一戰即身死沙  
場亦所不顧但死不瞑目遂痛哭輔臣陳演請代帝曰  
南人不可次輔魏藻德蔣德璟丘瑜范景文方岳貢俱  
請代帝皆不允至李建泰請代帝曰卿以西人平西地

朕所願也

長安街上有一換錢小民失記姓名聞帝需餉囊中積  
銀三~~兩~~兩伏闕助公帝嘉其意拜官錦衣衛百戶謝曰  
賊信急矣留財無用且此身恐未必保何有于官小民  
愚蠢亦不知做官也固辭不受職

帝擬彰義門外為輔臣李建泰郊餞建泰固辭此國朝  
未有之禮乃下禮部設于正陽門樓上設五十餘席卜  
吉郊時駕出文武官員分侍兩班建泰行五拜三叩頭  
禮帝取酒三杯奉建泰飲曰卿即朕亡即卿朕與卿無  
兩身九事以便宜行先發後聞建泰簪金花二樹披宮



錦一端仍行五拜三叩頭禮謝恩畢飛騎泛彰義門出  
監軍乃兵部主事凌嗣也自薦是日天霽風和咸幸此  
行馘賊及行至大名府馬步兵日糧餉不給散去若干  
建泰三日止得麥飯一餐嗣腹飢墜馬稽遲中道帝又  
手詔促之建泰畏賊不進前召對後出長安門外轎楨  
忽折竟敗

帝親餞輔臣李建泰于正陽門樓賜酒三杯即以杯賜  
之既又以兵事鄭重復自撰文一通親洒龍箋用寶于  
正陽門帝親手賜之其勅云朕仰承天命繼祖宏圖自  
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尊賢化行海宇以

致兵災連歲民罹水火皆朕之罪至流寇本我赤子盜  
弄兵戈流毒直省朝廷不得已用兵剿除本為安民今  
卿代朕親征鼓連忠勇表揚節義獎勵廉能選拔雄傑  
其矯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逆之吏妖言惑眾之人抉誤  
軍糈之輩情真罪當即以尚方從事行間一切調度賞  
罰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慎好謀而成剿則真剿殲渠  
宥脅一人弗得妄殺撫則真撫投戈散遣萬民從此安  
生以卿忠猷壯畧品望宿隆辦此裕如特茲簡任告廟  
授節正陽親餞願卿早蕩妖氛旋師奏凱候封進爵昇  
彝銘功有功内外文武各官泛優叙賚朕仍親迓慶賞



共享太平預將代朕親征安民靖亂至意偏行示諭咸  
使聞知特諭

民曹蔣臣以桐城一青衿言生財得授是官首言鈔法  
**行**行且言歲造三千萬貫一貫直一金歲可得三千萬  
兩而少司農王鰲永亦以為必可行且言初年造三千  
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萬此後歲造五千萬貫可得五  
十萬金所入既多將金與土同價其言甚美然寔不可  
行帝特設內寶鈔局晝夜造募商發賣而一貫擬鬻一  
金無一人應者鰲永請每貫蠲三分止鬻九錢七分京  
商騷然皆欲卷筭去輔臣蔣德璟言民雖愚詎肯以一

金買一張紙帝曰洪武時如何行得德璟曰高皇帝似  
亦以神道設教當時只賞賜及折俸月鈔其餘兵餉亦  
未用也且言民窮已極宜安靜以悅之帝不聽及內寶  
鈔局言造鈔宜用桑穰二百萬斤舊例採取北直山東  
河南浙江諸處分遣各璫催督又五城御史言鈔匠除  
現在五百人外尚欠二千五百人議于畿內八府州縣  
多方勾解德璟皆擬旨不允帝命改票賴德璟極言其  
弊謂所募二千五百名月加費米千石銀九千九百五  
十兩得不賞失且北直山東河南新經變亂無桑安有  
穰至浙江杭嘉湖三府雖宜桑若責以二百萬斤即盡



括亦不足揭入帝留中不下後竟得免  
帝以闖廷漸逼群臣會議以二月二十二日繳以次日  
召對時上手摠憲李邦華密奏內云輔臣知而不敢言  
試問之帝指問何事輔臣陳演以少詹項煜訟單為言  
帝即日閱默然輔臣蔣德璟又奏一時廷訟俱言東宮  
宜南往監國帝不應而給諫光時亨叅翰林李明睿南  
選為和說帝不悅即詔入面詰曰和說皆同乃止叅李  
明睿何也明係朋黨姑且不究遂無敢言者  
給諫光時亨疏言練餉殃民追咎倡訟之人輔臣蔣德  
璟擬旨有向前聚斂小人倡為練餉搜括致民窮禍結

誤國良深等語帝不悅因召對面詰曰這票內聚斂小  
人為誰德璟不敢直斥故輔楊嗣昌但以舊司農李待  
問對而于科臣則云失記帝曰朕非聚斂止欲練兵德  
璟曰皇上豈肯聚斂曰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  
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寔難辭責且所練  
兵馬安在薊督抽練兵四萬五千今止二萬五千保督  
抽練三萬今止三千五百保鎮抽練一萬今止二三百  
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  
西兵陝西三邊兵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將原額兵馬  
俱不問並所抽亦未練徒增七百三十萬之餉耳民安



得不因帝又言今已並三餉為一何必多言璟言戶部  
雖并三餉為一然外州縣追比只是三餉帝震怒責以  
朋比德璟力辨諸輔臣復為申救而司農倪元璐至以  
鈔餉係本部職掌自引咎帝始稍解德璟退又言臣回  
近日邊臣每言兵馬皆只以抽練之說或數千或數百  
抵塞明旨而全鎮新舊餉兵馬數萬槩不言及是日有  
練餉而兵馬反少也臣私心恨之又近日省直各官每  
借練餉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賊輒逆甚未見  
賊先逆雖三餉並急不止練餉而練餉尤甚臣又私心  
痛之蓋至外無兵內無民且並餉亦不能完故推咎于

議練餉之人冒昧遇難罪當萬死目引罪出直帝雖慰  
留之竟以此去未幾練餉亦議裁

輔臣蔣德璟以北直河南山東三處召買米豆九十餘  
萬計民間九十餘萬米當費數百萬金為害甚多于召  
對時力言之帝命擬諭罷之已德璟擬進復言祖制各  
邊除屯鹽民運本色外原無戶部舊餉折色今既有舊  
餉復增新餉練餉括盡民間金錢已不堪命近復于北  
直山東河南召買米豆可百萬石以給閔寧遵密四鎮  
而拘攝各處富戶充召買之役又復勒索之費賠累困苦未易  
一切車輛駟騾及衙役使用勒索之費賠累困苦未易



縷指聞賊中鼓惑愚民皆指加派而加派之害莫甚召  
買伏乞即賜裁行德璟疏于二月上留中不下比告歸  
上于三月自艸罪已詔書蠲免然已晚矣蓋各邊之將  
士視米豆如泥沙止欲金錢而已在內召買之苦如彼  
而在外輕賤米豆又如彼何苦括內地之膏血以填塞  
上之泥沙乎

輔臣蔣德璟既予去都諫孫承澤汪惟效皆上疏留之  
承澤言尤峻有乞罷臣官而留德璟如用之不效請伏  
妄言之誅等語時輔臣魏藻德不得已亦上言德璟貫  
串古今博綜典故為皇上左右所不可一日少之文獻

然已先傳稱首揆矣帝御批密封下閣有大臣進退原  
不敢輕之語德璟初自山西新陷未敢輒去又以在廷  
連章見留避嫌即具疏辭朝行故不及闖禍

有人運佛九座進武當山來京掛號其佛高六七尺下  
有車輪正陽門外布列三座觀者沸市後回事洩始知  
截砲于佛腹中欲安置九門為賊內應下錦衣衛刑部  
勘問伏誅

城未破之前十餘日颶風大作自辰至夕未止拔去關  
神廟前旂杆琉璃廠大樹

闖賊抵彰義門其軍師宋矮初云此行觀兵城下卜五



五年始可破城。樓上忽墜一天啟大錢宋矮喜曰此  
一當五用也破京師兆可急攻放一大砲而城撲遂  
倒  
閩賊將逼京師衆號百萬帝數以兵餉為憂勅百捐助  
一時大臣或請身督四方輸貢或請預征下貸殷戶或  
開賣冗官假民間帶綬百官欲請誥勅傳世者入銀若  
干搜削厘法地塲勒價莫不訖及。賊至則餉直逋懸  
以及半載禁衛戈矛朽蝕未試一聞賊鼓譟相視股戰  
奸人伏匿暗助驚譟兒童數月或為秦聲訛謠滿城意  
在逆賊於是人情擾惑莫有固志

闖賊圍城上下倉皇失措火攻備禦多不習賊發砲擊  
聲撼地日夜無間緣城廨舍多圯城頭發萬人敵未及  
投下火驟燃灼爛十餘人時士卒五月匱餉不用命城  
頭窟寺鮮衣怒馬徜徉不驚襍撓守卒欲擅啟閉允坐  
門諸臣多不得登城望敵惟太常吳麟徵奪路上見勢  
不可支往見輔臣魏藻德藻德方出朝猶引麟徵手曰  
朝廷大福自無他虞旦夕兵餉且集公何太匆。麟徵  
太息而已

三月十三日聞賊躡居庸關京師九門俱閉十七日午  
時賊攻城彼此銃俱發如萬雷轟烈十八日攻益急銃



聲益怒城外火光四起帝同二人登煤山頂望逾時回  
乾清宮日就晡帝魚服出宮門兩出兩返乃命酒召后  
貴人良娣以下按掖庭籍屬被寵御者皆至慷慨極酣  
酒未下三刻御所佩劍曰事至此可以死矣泣數行下  
于是皇后先投繯其餘咸引決稍顧望輒手劍刃之時  
長平公主被劍斷右臂仆地未死又喚內官王承恩着  
靴帶同內官數十人逃城奪門不得歸遂同承恩對縊  
煤山古樹下袁妃同宮人小內官紛々奔出十九日內  
官遂開門迎賊

常熟進士埽啟先聞闖賊入都驚惧急走詢同里司空

陳必謙必謙從容擲沐出聞之大笑曰若癡書生耳城  
守皆散衙門事豈有賊入我不知者已傳者迭至方失  
色散又給諫顧竑是夕尚宿科聞信急詢輔臣魏藻德  
藻德亦以為必無一時聳聳若此

闖賊入都指長安門三字祝曰若射中「間」字當有天  
下竟不獲中

三月十九日辰刻賊已破城尚有謝恩見朝者而宮人  
四出矣坤寧宮後為欽安殿有樂志齋清望門曲流館  
四神祠東去則瓊華左門西去則瓊華右門出即長街  
也是日宮人從後宮出者甚多



闖賊自齊化東便二門入，掠甚酷。時傳寧鎮吳三桂兵已至城外，帝以十八夜三更奪門南奔，賊懸萬金購帝。二十一日聞賊已獲帝尸于煤山，命人背負東華門外永園公門首，用柳木棺盛，破蘆席下蓬頭短衣一足，穿襪一足，跣聞遺詔在胸，云朕已喪天下，不敢下見先人，亦不敢終于正寢。又啞指血書臂曰：「誤聽文官言，致失天下，任賊碎裂朕尸，但勿傷我百姓。」是日晚，百官始言太監王德化數十人擁打司馬張縉、彥責，其開門迎賊時，臣民共萬人俱痛哭求葬，以帝禮祭，以王禮聖母葬。以后禮祭，以妃禮，亦有哭言求封太子、大國者，亦有

求京城百官萬民戴孝，哭臨三日者。廿二日至廿五六日，則滿街遍捉士大夫，拘繫路人矣。廿七日，賊牛金星點名會極門，百官皆降伏，賊據坐殿上，受之責，以負國用者從東華門出，送吏政府收用，列名部門外，揚長安道上，不用者從西華門出，賊露刃排馬五人一隊，押繫劉李二賊私寓，各責數萬金，刑死者不可勝計。或輸金未足，則人以二健士擻之，皆赤身出行乞市肆，人不忍見。四月初九日，為劉賊繫者俱釋，李賊繫者仍不釋。十二日，三桂有示大張四門，說義兵不日入城，允我臣民但戴孝者，俱不必驚。十二夜，傳賊殺官三十二員，故



輔陳演為首餘皆勲戚十三早賊挾太子二王元色布衣行馬前盡撤群賊東行皆哭不願去殺之不能止各城門只餘老弱數人守把道路清曠矣

囚丞申佳胤既投井死侍御林蘭友時謫冷署素相友善未就斂家人方遠哭一人毘盧錫杖排攔入愕視之乃蘭友也拊膺號曰公死矣我知公必死公視我豈貪生保妻子者老父在堂圖一相見當亦携手地下耳登堂請見太夫人曰毋勿戚富貴子易得忠臣子難得也顧佳胤子煜曰設位乎未也索筆大書明捐軀殉國忠臣申公之靈復書柩云死為蓋臣不負君恩于地下生

圖見父即就鼎鑊而心安擲筆大慟謂煜之善自愛後此永訣投淚去有徐起鳳者以傭書從佳胤凡十年佳胤沒後僮仆或散去起鳳啼號柩次不少離賊沒閑東潰回欲肆焚戮佳胤子煜掖太夫人奪門出僮僕皆沒獨起鳳請留曰俱去觀誰與守已賊果焚民居將及寓起鳳泣曰吾主以忠死願勿焚賊怒鞭之起鳳叩請愈哀賊為感動卒不焚及居民外徙起鳳遍求里人在京者得鑄工朱攀桂等二十餘人昇櫬出寄天寧寺故得

全

清過長安書肆見明泳化編命買帛書賈故高其價目



緩之及旋騎再訪則云賣去細問之乃駙馬鞏永固也  
清心識之曰帝塔皆豪華自喜渠知讀書耶後死闖賊  
難方知觀人必於其微

駕部金鉉于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曰甲申之  
春定我進退進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衷遠而弗滯  
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沒吾世及甲申死闖  
難人始見之又鉉初以駕部巡視皇城每過御河輒留  
連不能去婦語其弟曰吾一見御河若依戀不忍舍何  
也竟投御河死鉉之死妾王與弟綜俱隨母章入井南  
渡後但贈章恭人然不知王與綜之死也

內監呂胖子忘其名闖賊陷京師駕部金鉉投御河死  
胖子見而嘆曰公會疏糾我輩不比于人吾初亦然之  
然公能死吾獨不能死乎公生欲遠我。今以義近之  
必不拒我地下也遂從死已二屍並浮為一內監收掩  
及北兵入鉉諸弟往覓其尸惟亂骨二叢耳遂並藁葬  
御河側

京辰闖有平和縣生員金惟鎮忽得心疾盡雜其髮大  
言曰此世界不屬大明矣或問屬誰乃書三字於壁間  
曰大清國曰言城內猶可城外不忍言又指其族人曾  
慶曰有無限兵馬後慶果起兵從者甚眾已敗死城外



如所言

嚴州太守錢廣居嘗為清言其同籍任丘人邊某曾令  
陝之米脂縣乃闖賊李自成故里也自成叛後邊令發  
其三世祖塋剖棺視之一棺骨生綠毛長二寸一棺骨  
色如玉一棺骨生青毛長三寸已見一大蛇從壙內出  
射之傷一目走後自成果以中箭傷其一目亦異事也  
癸未帝將祭廟鹵簿已設忽見黑氣自空而墜如有婦  
人衣白者疾飛入宮軍人皆見之又仲夏大雨沾衣如  
血雷霆通夕不止次日見太廟神主或橫或倒諸銅器  
為電火所擊皆融而成灰又有人見太廟中鬼皆嗥呼

而出

闖賊入京命諸臣俱于二十一日廷見是日百官畢集  
一象獨仰視大內淚如泉注四譯館復有回<sub>口</sub>使者六  
人亦召入不拜賊怒欲置重辟使者吾君知大明天子  
不知易姓若婦告吾君以貢獻來朝則舞蹈何辭今無  
君命故不敢賊終莫能屈

補遺

舊例國子監分獻用翰林修撰編簡為之未有用王府  
簡討者簡討張之奇劉世芳日侍定王講讀掛翰林一  
街從不與翰林事是秋遣輔臣魏藻德行禮藻德以庚



辰進士三年入閣諸編簡皆前輩不便使分獻隨行故用之奇世芳皆庚辰同年也然亦變體

崇禎初興化子衿袁靖遇禪僧毒鼓于山下指天象語曰天遣齊黃輩下界不久將亂矣靖曰此皆建文故忠詎昔忠今亂者毒鼓曰彼積憤怨已久一朝下降不為巨寇必為叛臣皆所不辭耳至甲申之變乃驗姑蘓孝廉毛寬父忽于崇禎五年若為鬼物所憑吐謔語曰吾前生與而子前身皆為建文時守金川門官及燕兵至渠開門叛降致吾家四十口皆罹刀鋸久欲圖報以其福力尚厚歷數世皆顯官今降而舉子駸口手

衰矣而吾徒近皆逆天而下紛口圖報故吾亦乘間報而子將伐其命耳語訖而醒茫然不知向語無幾寬果死此侍御李模為清言者

松江子衿袁燦若丁丑進士袁定弟先闖達陷京師二年夢至一所見歷代諸創業君會議燦若問何議曰議革命彷彿可識者漢明兩高祖而已有頌一人如帝者狀髮伏地鳴口懇枉明高帝語之曰此事非吾所能主當往問建文皇帝燦若夢中驚疑問一人曰代明者李自成否其人曰却又不是燦若蓋先一年言之非附會也



天啟時給諫郭鞏為侍御周宗建所彈斥其通內及送  
璫魏忠賢用事屢遷鞏官至侍郎然鞏卒抗疏不出忠  
賢勅令冠帶閑住鞏始末如是若達清一書辭多委  
蛇切諱則過改或亦所應得時司馬楊嗣昌為閔內道  
特疏求寬以諫姚思孝疏駁之它年相左以此  
從寔錄寺人王著所撰也袁妃寔未與周后同殉改代  
後猶生而錄中乃指為自縊長公主雖為烈皇帝手亦  
寔絕而未絕改代後方卒于下嫁而錄中乃指為砍死  
舉二事以槩諸事吾不知其名寔而事虛幾何獨烈皇  
潛德徽猷歷述如掌內庭視外庭及晰故清特摘而存  
之取寔故也

帝念農桑為民衣食之本于是詣壇耕三回已旋齋宮  
宴群臣教坊司于冊墀前作戲演承應禱劇帝諭典禮  
甚隆何得諧戲為玩殊非正體命該衙門永革去著為  
令帝每詣圜丘祀天及皇地祇并朝日夕月社稷等壇  
皆預齋戒以親視祭品精潔然後供獻秉圭兢若神  
躬然其敬慎若此帝英明篤學諸經史畢覽書經大  
全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補貞觀政要皇明寶訓帝鑑圖  
說廿一史等書皆命司禮監提督又將經廠印貯之書  
查進脩覽又諭外廷書集每月采買二部以資御覽帝



每逢朔望及三六九昧爽臨軒朝以勸勵自勉餘日講春秋書經四書二八日經筵與諸臣徵引古道出語成文帝命武英殿中圖歷代明君賢臣像于屏如賈誼董仲舒魏徵陸贄皆在又書誠意正心四大字挿屏安置文華殿以資警惕熹宗懿文皇后居慈慶宮上在乾清宮外閔睢門傍本宮侍婢設有管家婆總管事務又設老成太監二員提督宮禁帝惟逢后聖誕元旦令節方詣后前行四拜禮餘節不入賀帝每遇日蝕月蝕必服青素袍望闕焚香行四拜禮設救護鼓二十四面帝插鼓三下內外衙門齋肅不理事或有日月食甚者諭諸臣

直諫惟修己愛民為心以答天意

皇城内西有虎城一處內蓄虎一隻傍有牲口房諸禽鳥皆在帝至見猛獸食肉嘆云此孰非民脂民膏乃飽此無益以博觀覽可乎悉令除去皇極殿傍貼匿名單一紙編九卿為二十四氣守殿官獲單以進帝諭司禮監焚燬勿令人見以全大臣之體上曰朕無疑于諸臣

陝西山西大饑兼京師旱帝曰皇天不言以象設教乃詣中政殿上帝前率司禮監等官曝跪一炷香以祈雨澤次日風息雨霽帝曰雖得時雨然苗稼必多損壞宜



修已愛民庶可仰答上蒼乃發帑救賑各有差  
帝念保姆陸氏恩厚賜訖即令出宮寧家永不許復入  
且曰無蹈熹宗客氏覆轍  
其慎庫圖書百萬卷皆宣和所藏為金自汴梁覓入燕  
若歷元及凶初無恙徐達下大都時封記宛然至國破  
多散失不存聞者惋嘆

附錄

清開南太常寺誌載懿文皇太子及秦晉二王均李妃  
生成祖則碩妃生訝之時宗伯錢謙益有博物稱亦不  
能決後以弘光元旦謁孝陵清語謙益曰此事與寔錄  
王牋左何徵但本誌所載東側列妃嬪二十餘而西側  
止碩妃然古曷不啟寢殿驗之及入視果然乃知李碩  
妃亦有以也惟周王不載所出觀太祖命服養母孫妃  
軌衰三年疑即孫出

清讀明興雜記見高皇埋毛老人于後湖以守黃冊謂  
誕耳同年給諫陸朗管冊邀遊後湖見黃冊溢架無耗



者問之書手咸云是鼠皆白登殿即伏死又云每日聞  
香風過便知為老人之靈往不祭今祭矣方知謀記不  
謬

慈聖皇太后喪內閣葉向高夫人入拜神宗側立梓宮  
以待夫人立拜未終神宗已跪矣內侍傳聲促之夫  
人方跪神宗之孝謹如此

有一內侍犯法走入大內巡城御史書硃票入內索之  
諸閣泣懇神宗謂無是例神宗哂曰我弗能救也亟命  
押出

神宗一日演戲為樂聞巡城御史呵呼聲亟命止弗歌

曰我畏御史